保閑齋集 五

保閑齋集卷第十七

行狀

本朝　文宗行狀

朝鮮國王姓李名諱字輝之　莊憲王之長子母
妃沈氏本國領議政府事溫之女也以永樂十二
年甲午十月初三日生　王自幼聰明好學歲
辛丑　王年八歲　莊憲王請立爲國儲明年秋
太宗文皇帝遣少監海壽郎中陳敬冊爲朝鮮國
王世子入學成均自是學日進常接賓師動以矩
規無少怠容宣德二年丁未　莊憲王欲遣　王
賀明年正朝　宣宗章皇帝賜勅曰聞　世子欲
來朝覲已見　王父子忠敬之心然　世子今當

勤力學問之年況逵遠跋涉非易可免其來如已
啓行亦令還國承 詔乃止三年戊申 皇帝特
賜 王六梁冠服五年庚戌又 賜朝服正統十
年乙丑 莊憲王以宿疾不能視事乃命 王叅
決庶務開議事堂受羣臣朝參 王性至孝庶事
叢劇而嘗藥視膳必身親之夜分侍側不命之退
則不敢退間引賓友講閱書史手不釋卷一日之
間未嘗小閑十一年丙寅三月母妃沈氏薨景泰
元年庚午二月 莊憲王又薨 王水漿不入口
者三日哀毁過制凡喪祭遵用古禮 王之在
莊憲王喪也方患疽侍殯號擗大臣咸曰 殿下
瘡猶未合不宜觸寒守殯動勞身體請退居于外

以待平善侍殯未晩何可苦守少節不爲大計
王曰所不忍也固請不聽朔望及無時上食號泣
哀慕一如初喪左右皆悲訃聞今上遣太監尹鳳
等齎詔爲朝鮮國王仍錫冕服綵段幷 王妃權氏
冠服 賜誥有曰故王諱敬天事上罔有怠違屬
茲云亡宜有承繼 世子諱 王之嫡長性資忠
厚國人攸歸今特封爲王繼[illegible]國事凡國中大小
臣庶務盡乃心輔益善道[illegible]國人安生樂業永
享太平之福 王卽遣陪臣議政府左議政皇甫
仁等奉 表陳謝 王旣嗣位凡事大奉藩理國
臨民謹紹先志益虔益勤不易舊臣率由舊章孜
孜圖理以犴獄易致冤屈戒諭中外司獄官吏曰

犴獄之設本以懲有罪非欲致人於死故累降敎條務令矜恤而司獄吏卒非法困囚以肆侵漁自今許囚人親屬陳訴以伸寃抑六月葬 莊憲王既窆哭始視事臨經筵聽朝臣四品以上輪對一如 莊憲王故事凡朝臣之除外任朝辭皆引見丁寧勉諭以愛民恤刑務農訓兵之意以遣之八月下敎曰尊高年古今之通義前藝文提學尹祥等俱以年老致仕歸鄕其令所在守令月致酒食以啓自今堂上官致仕歸老者永依此例施行九月 王聞 太上皇帝車駕還京以冕服率羣臣遥賀即下敎大宥境內略曰北虜構禍鑾輿播越臣民痛憤蓋有日矣 皇靈遠振虜旣效順而大

雋言旋四海均歡今見欽膳 詔旨云云顧此大
慶罔間遐邇宜體 聖心用布寬典 王以有司
固守循資之法慮有賢愚同滯令議政府與政曹
共議京外官可陞可黜者以 啓又 手製敎書
下議政府曰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
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
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
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如此則進人退
人其可忽乎古人曰勞於求賢逸於任人誠得賢
才而用之雖高枕無爲可也如此則求賢其可緩
乎且古之賢君以天下之耳目爲聰明故謀從衆
而自合天心愚昧之主則以言爲忌有身諱死有

國諱亡自信聰明不謀于衆故禍生所忽悔已無及然則求言不可不急也若其志氣高邁有國士之風者皆操毅雄敢諫直言者勇敢剛力能禦外侮者不畏強禦莅官如家者通達事理處事明敏者是皆可大用之人也況用人之仁當去其貪用人之勇當去其怒用人之智當去其詐至於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但有一藝亦可器而用之若禦人口給心懷詐譎者倖倖自好訐以為直若脅肩諂笑阿附權勢若安於小成苟延日月若終日無為嬾嫚摸稜若昏迷無意不達事理如此之徒是皆自暴自棄無所用之今雖使政府銓曹薦舉賢才貶黜不肖予猶以為未廣自東班六品以上西班

四品以上各舉賢能可進用者不肖可貶黜者各
數人無隱時政得失民間弊瘼予將親覽不付有
司言雖不中亦不加罪於是羣臣咸實封以聞
王擇而用之舉賢能退貪污興利除害人心以悅
王又親策舉士手製試題曰予聞為國者不過求
賢從諫賞懲勤政而已不善者反是予以否德嗣
守先業日夜祗懼如臨淵履冰求聞過失以補不
逮惟爾子大夫游心聖學為日已久若有時務急
於今日或有過失予罔聞知當悉心以陳無有隱
諱雖文辭秀麗鋪叙廣博而意反不是則予徒見
其反類俳優稱讃君德動比堯舜而行反不掩則
予徒見其病于夏畦今日之對務從誠實 王累

下書求言猶以言語為未廣乃命朝臣六品以上皆許輪對雖小臣必和顏溫語歷懷聽受使之盡言 王作陣法有分數形名結陣獨陣合陣連陣軍令章標大閱儀九篇及勇怯勝敗之勢二十八變文約而義深法簡而用周兼蓄漢之勢畫奇正之變以教士卒常行操鍊而時親閱之又置五衛每衛各有五部每部各有四統衛有衛將部有部將統有統將其下又有旅帥隊正伍長大以統小小以承大條理不紊而軍政備矣二年辛亥正月陪臣皇甫仁回自京師 上賜誥命有曰故 王諱蔥愛謙恭聰明特達樂善循理纖毫能謹敬天事上終始一誠仁厚孚於國人功烈著于邊境自

朝鮮有國以來罕有如　王者也尒姪諱乃其世子忠孝有誠敬慎不懈以長以賢宜膺傳襲茲特封尒為國王藩國所寄匪德不任惟敬天奉上為大惟保護恤民為重惟忠惟孝以永率乃父之行往膺朕命益紹先榮又制封權氏為　王妃嫡子某為　王世子　王榮感寵命即大宥境內與羣臣晉一級遣陪臣判中樞院事韓確奉表謝恩三月下　教曰刑獄之設固非得已而縲絏之間易致冤枉故歷代願治之主莫不以獄訟淹滯為戒唐立三限之法宋太宗又為未法而嚴其督課無非為滯獄之致冤也惟我　祖宗咸以明德慎罰為先務逮我　皇考好生之德出於至性憂下恤

刑之教告諭中外丁寧諄切予據古典亦定三限
載在六典大凡事干死罪辭證在三十日程者爲
大事事干徒流辭證在二十日程者爲中事事干
笞杖辭證在十日程者小事大事限九十日中事
限六十日小事限三十日事無大小辭證在境內
形迹明著者不過十日其易者亦不過三日其有
形迹難明辭證牽連不得已過限者具由以聞且
於季月監獄慮囚輕罪則出放之如有淹滯委憲
司糾察今觀唐之立限寬於宋制我國之法視唐
又寬而過限者常多何哉夫刑獄貴於審覆固未
可求速誠能盡其心力三限已月亦已足矣近年
以來臬司不能仰體至意尚有因循或失於清明

或拘於裁决物非曖昧可疑之事例以不緊節目往来推覆不即斷遣遂使無知小民一遭捕繫動隔炎涼幾至十年飢寒疾病因而致死者有之且囹圄之苦度日如年一夫在獄擧家廢業傷和召災孰甚於此 皇考爲此閔然尚欲作戒申布中外而奄尔 遺世可勝痛哉予以寡昧獲紹前緒恐不克承 先志以傷吾民夙夜祗懼若墜淵谷嘗聞一人向隅滿堂不樂四境之内皆爲卧榻之側匹夫不獲咎實在予凡尔典法亦皆 先王舊臣其可不體 先王之意以誤無告之民乎繼自今後愼乃職務遵成憲凡有推讞毋或稽遲使獄無幽枉之寃民被生成之澤用無負寡人祗承欽

恤之意四月下　教曰盖聞佛氏之法外於倫理惟我　莊憲王學問高明予爲儲副日夕承顏每受教戒凡於神鬼之事斷然無惑近來里民冒犯國法年少剃髮者多軍額日縮是誠可慮也予惟度僧之禁載在令甲而奉行者未至以至於此若不申禁弊將難救予爲是懼去年冬中明冒禁者徙邊之法第慮遷亦行之搔擾必多且萬什之衆一朝盡驅赴諸邊遠非惟情所不忍恐致怨咨以傷和氣姑寬期限聽其自首還俗而不加刑罰或納丁錢仍給度牒以今年爲限其有過限不首及今後犯禁者痛行禁斷又恐僻居僧徒或未周知過限不首以及于罪其令遍諭罔或不知夫法之

不行良由官吏奉行未盡自今不卽禁斷官吏亦
當科罪不饒 ○王嘗語近臣曰釋氏治心之法似
與儒者宜內功夫相近而實甚相遠終不可以治
天下國家將何所用哉又曰祿命之說亦非識者
所信夫吉凶禍福往者已所已知不待於卜而未
來之事亦不須豫知予故絶不好此五月咸吉道
進甘露 王曰此旱氣所致耳豈眞甘露哉又有
獻白鵲白雉者皆却之以旱問大臣救災之策僉
曰宜赦輕罪 王曰赦不可數下乃 命刑曹停諸
道進膳及京外公私營繕下令自今凡朝官在外
而還各具所見弊瘼實封以 啓九月黃海道疫
癘大行 王爲之憂懼親自製文遣官祭之文曰

理不純陽而有陰物不長生而有死有來必有往
有神必有鬼固體物而不遺豈厲氣之無主無情
之謂陰陽有情之謂鬼神無情則不可與言有情
則可以理曉予惟水火養人而或有時傷人鬼神
生人而或有時害人然傷人者非水火也人也害
人者非鬼神也人也故寒暑雨暘五味之食天地
養人之能事而人自失其調和則病乃作焉故知
鬼神德盛理一天地令之厲氣實非鬼神之作慝
人自作孽耳然因一人之作孽傳染浸廣使無辜
殞殁豈非所謂天吏逸德玉石俱焚者乎 予以
寡德忝為一國神人之主常懼一物有不獲其所
況忍視吾民之橫罹夭札乎茲命官齎香祝詣在

擇淨爲壇分遣朝臣祭以牲醴惟爾鬼神收其乖
憤之氣以布登生之大德十月 下命求高麗王
氏之後尊其爵位給賜衣服鞍馬田宅臧獲俾奉
祀事世襲其爵又 命擇高麗名臣之有功德於
民者配享于廟諭平安黃海兩道觀察使略曰我
國自來防川貯水以資灌漑而遺利尚多若遇水
旱民受其害 先王念此命作水車然本國土性
浮疎不能載水故終不見利予承 先王講求水
車之意且念今年北道民生之艱日夜思所以繼
志敎民之術莫若防川灌漑之爲急議諸大臣皆
云可也予聞其邑多有沮洳之地可作水田而民
不肯爲卿以予意徧曉村民導之以利則其中必

有相率而應之者卿可盡心施行 王尤留意農事每見監司守令必以農務永利諄諄勉之 王以學校風化之源所係甚重 命職兼館閣大小儒臣輪詣成均日與諸生講論頻賜諸生酒食是年秋有李滿住管下金納魯等到平安道江界府請齎鹽米又稱滿住措辦土物令其子出來 王諭本道都節制使朴以寧滿住素有嫌隙況近作耗遼東邊境得罪上國義無許和後有托以遣子納款而來慎勿納境自後野人今來者相續邊將皆拒而不納今年正月陪臣趙由禮回自京師 上賜物申諭勿通彼賊 王益戒邊將欲依遼守且遼東軍民曾為野人所虜而到國者前後共一百

六十人 王皆資衣粮送還遼東 王母弟臨瀛
君璆久疾而愈 王喜甚多賜以物即解貂裘
賜其醫員 王敬事諸父友愛諸弟皆盡懽心憐
撫諸弟之子一如已出哀母弟廣平君與之早殁
養其子于宮中出入顧復慈愛篤至 王疾病遭
憂之後氣體未復而過於憂勤大臣請曰 殿下
大病之後毎日視事輪對 經筵不遑暇食憂勤
太過且 殿下素有眼疾負荷既重有無疆之恤
願間日視事怡養精神不聽侍臣亦有請止看書
以休眼力者 上曰予性喜看書疾劇欲止而稍
間則不能自已焉 王以江原道圍場頗廣野獸
害穀命量減之聽民耕墾語大臣曰人君必須憂

勤不可自逸古有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飲
峻宇彫墻一向好著者此人君之通患也吾性不
喜此雖有勤渚不能好也但以守成之世不可長
逸欲往開城謁陵視城基而仍講武焉或者謂予
為好遊而恐有黷武之漸予不强為 王嘗謂近
臣曰男女飲食之欲最切於人膏粱子弟多以酒
色敗身予每見諸弟以此戒之五月陪臣安完慶
回自京師 上賜 王表裏仍勅曰 王累將被
虜去漢人男婦送赴遼東具悉 王之忠誠今特
須去綵段表裏用荅忠勤 王方遣使陳謝而自
前月始疾以是月十四日 薨于景福宮之正寢
享年三十九當 王疾革羣臣請赦 王不許及

甍邨街童巷婦莫不悲號 王姿儀秀偉性寬毅
簡重明毅仁恕孝友天成奉上遇下一以至誠恭
儉自持不惑異端不近聲色逸欲等事無毫髮可
指者貫澈經史洞達古今而尤深於性理之學時
與近侍尚論歷代治亂之機先儒異同之說而一
歸于理詞簡意暢聞者莫不充然有得至於律曆
聲韻皆極其精而又善於草隷臨朝淵默望之儼
然而其與羣臣言温温如在春風中人亦得各盡
所懷焉嗣位之初首廣言路旌别淑慝務農恤刑
崇文重武省浮費蠲逋欠招撫流亡哀矜鰥寡方
校遠圖而遽至於斯可勝痛哉我國自 康獻王
移都建國萬事草昧至于 莊憲王法度大備而

王在儲位三十年實多贊成及參決庶務厥績尤盛雖享國不永而功德之及人者亦深嗚呼賢矣

墓誌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議政府事領 經筵藝文春秋館書雲觀事 世子師仍令致仕

贈謚翼成黃公墓誌

景泰三年壬申二月初八日領議政府事長水黃公以疾卒于別第正寢享年九十是年五月有司俱儀衛葬于原平府甘物域之村與夫人揚氏同墳異室艮坐坤向公之志也公古諱壽老後改喜字懼夫自號尨村生而聰敏絕倫所見輒記識者已知其為偉器至正丙辰始以蔭除福安宮錄事

嗜學夜以繼日於經史無不通或勸應舉公曰詞章非君子盛事不應父母強之癸亥中司馬試乙丑中進士試已巳中第我 太祖擇明經行修之士以公兼世子右正字累遷爲右補闕抗直敢言竟以忤旨罷俄起佐京畿監司歷正郎刑禮吏兵四曹至兵曹議郎兼直集賢殿都評議司都事經歷所至以能聞壬午春丁父憂是年冬 國家有享承樞府職掌軍機上難其人起復公爲大護軍兼承樞府經歷公固辭不獲心喪終制甲申特拜右司諫大夫尋陞左副代言乙酉超拜知申事出納啓沃人稱盡職宸眷益隆巳丑陞知議政府事大司憲務持大體不察察而姦佞懾服朝綱振肅

歷拜六曹判書丁酉出按平安一道爲之澄清癸
卯江原道飢上憂之特命公爲監司悉心賑救荒
政得宜民無捐瘠上嘉之陞崇政大夫判右軍府
事仍監司公嘗憩蔚珍臨海之岡旣去民愛慕之
就築臺名之曰召公臺至今稱之以議政府贊成
兼大司憲召還丙午拜吏曹判書時號得人遂拜
右議政丁未陞左議政是年七月丁丑憂九月上
命起復牢辭至四五上三賜敎勉之辭旨懇重不
可避延就職尋爲領議政以老乞退書上不記上
皆不允辭益懇歲己巳始得致仕特命給二品俸終身
朝野莫不惜公之退然國有大事上必使近侍就
問而决焉公天姿雄偉稟性寬仁深沉有度寡於

言笑喜怒不形奉親至孝遇下至誠教子弟必引小學諄諄誨之手不釋卷老而益篤扶植正道排斥異端族有孤寡或貧乏不能自存者必具粧婚嫁傾財調救使不失所而後已居家清儉自守事皆可法不事產業身爲首相而蕭然如書生在政府二十四載務遵祖宗成憲不喜紛更處事循理規模遠大綱擧目張事無不洽從容鎭靜得大臣體自太宗至世宗眷倚甚重事無大小以至宮闈之密苟有難斷必召咨之公片言而定旣退未嘗言所議於上者其事卒不聞世宗每稱公識局宏深善斷大事至擬之龜蓍權衡時或有獻議更變舊制者公必曰臣乏變通凡於更制不敢輕議持

論平恕而及議大事面斥是非毅然不可奪異議者愧屈人皆倚公爲重年至九十聰明不少衰朝廷典章經史子書若燭照算數雖壯年强記者亦不敢企也論者稱我朝賢相必以公爲首而勳業德量比宋之王文正韓忠獻云初公之疾也上命內醫治之御廚分饋絡繹及訃聞震悼輟朝遣使弔祭賻贈有加上而在朝之士下至孩童婦女莫不驚慟相弔咨嗟盈路至有涕泣可謂有古之遺愛而終始哀榮無所欠矣嗚呼公當國最久其事業之盛悉在國史不可縷擧而公之孤中樞與參判公思將所以永示于後命叔舟記謹按黃氏之昭諱石富贈吏曹參議穆諱均庇贈議政府參贊

高麗平章崔洪允外孫也皆讀書未施而夭其待
後數叅贊生資憲大夫判江陵大都護府使贈議
政府左議政諱君瑞行已勤恪諳練典故明達事
理爲一時名臣娵監門衛護軍龍宫金祐之女以
至正二十三年癸卯二月初十日巳時生公于松
京可助里公先娵判司僕寺事崔安之女生一女
適喬桐縣事徐達繼娵楊氏夫人亦先公四年而
逝工曹典書楊震之女高麗政丞起之孫生三男
長致身知中樞院事次保身虎勇護軍宗親府典
籤又次守身兵曹叅判叅判與中樞俱有令望爲
士林所推重一女適江華都護府使奇質孫男女
凡六十九人簪紱塡門世共嘆羨積善毓慶於是

予驗矣銘曰

河嶽鍾精扶輿磅礴維公寔生蘊此碩德和而不
流淸而不激蜚英揚休所至著績論斷可否如淵
赴壑秉鈞最久有赫勳業終始一誠自家而國措
世昇平不動聲色維韓維王始公與匹旌銘幽堂
垂示無極

奉憲大夫儀賓府承賓尹公墓誌

公諱泙字某坡平官族世有勳德至諱薾官至正
順大夫行宗簿令贈通政大夫工曹參議兼春秋
館編修官於公為曾祖諱就官至奉翊大夫知寄
直司事兼都評議司事兼判禮賓寺事進賢館提
學贈嘉靖大夫藝文館提學同知春秋館事於公

為祖諱敞官至仁壽府尹贈正憲大夫戶曹判書
娵通訓大夫咸州事崔寧之女以永樂庚子歲生
公于漢陽公生而姿質端妙年十六選尚 太宗
恭定大王第幾女淑順翁主封嘉善大夫坡原君
正統己未歲丁母憂廬墓三年以誠孝稱辛酉冬
陞嘉靖大夫甲子秋陞通憲大夫己巳冬又陞奉
憲大夫並仍封坡原君成化丙戌改官制拜儀賓
府承賓丁亥十月以疾卒于第訃聞上痛悼輟朝
三日命禮官賻奠有加以是年某月某日葬于某
邑之某山某原公性恬靜好閑不樂與外人接凡
尚主駙馬率好酒嗜音自放相高公且富於財而
一以儉約自守不為昇平時尚所移常澹如也可

謂能保世業也已公一女適軍器僉正沈寔仁生四子曰湙務功郎行北部參奉餘幼二男長粉娘中樞河友聃之女無子死先公四年次杠娘延安府使安宜之女生二女皆幼杠以我從公遊來丐墓誌辭甚哀誌且銘曰

至化寘漢陰陽消息世道萬蹊彭殤不齊生也守儉以無懼死也寂寞歸丘山生之既厚乃嗇其壽吟觀世上紛紛富貴於我浮雲此心不昧英靈自在松栢九九永世不刊嘻銘玄谷垂千萬億

墓表

翼成黃公墓表

公諱壽老後改喜字懼夫自號厖村長水黃氏晉

祖諱石富贈吏曹參議祖諱洵底贈議政府參贊
考諱君瑞判江陵大都護府使贈議政府左議政
妣監門射護軍龍宮金祐之女以元至正二十三
年癸卯二月初十日生公公妙齡中生員進士試
遂擢第累拜入薇垣爲拾遺補闕歷刑禮兵吏四
曹正郎至兵曹議郎右司諫左副代言參知議政
府事出按平安江原二道再長指府三掌銓注歷
判六曹入政府爲參贊贊成右議政左議政領議
政居政府凡二十四載累請乞骸至著詩見意上
不得已命一月二朝公辭益堅歲己巳命以領議
政致仕然大事必遣近侍就問決之乃於景泰壬
申某月某日公始寢上遣內醫視疾大官繼餼絡

繹越二月初八日壬申卒于別第正寢享年九十訃聞上震悼輟朝弔祭賻贈有加賜謚翼成尋命配享 世宗大王廟庭是年月日有司涓吉具儀葬于原平府甘物域之原與夫人楊氏同墳異室公之志也公姿儀雄俊天性寬裕加以聰明好學至老不衰崇信斯道不惑異端事親以孝待下以誠居家淸愼族有貧窮孤寡者必爲之存濟而後已識度深遠局量宏邃望之如太山黃河中朝使者嘗見公不覺驚服爲盡禮貌自在下寮蔚然已有公輔之望其在臺諫也敢言不避不甚察察而事無不舉歷官中外所至有聲績我 太宗世宗注倚特重再丁憂皆特命起復凡有謀密議必召

公決之世宗每稱公爲善斷大事至比龜蓍權衡公當國最久謹守祖宗法度不爲紛更或有獻策變法者悉力止之平生不念舊惡慶事卒恕不與物牾而及議大事面斥是非曾不少貸凡奏疏獻議公皆手草詞義俱暢一讀可見悃愊世之談議朝贊揚者未嘗不以公爲先焉公葬之日人無貴賤莫不奔走慟惜自諸司胥徒至于奴僕皆各出布貸設奠爭擬其豐侈不憚傾貲古之人遺愛在一隅一邑者或有之矣舉一國遑遑戀慕如公者千古所罕聞也方斂有氣覆于正寢屋上甚異事訖而散盖公興磅礴之氣茁然而爲河嶽在人而爲大人君子公之勳業德量盖世而其壽其氣

之往來聚學圖與於尋常者我是乎驗矣公先娶判司僕寺事崔安之女生一女適喬桐縣事徐達繼娶貞敬夫人某邑楊氏工曹典書震之女高麗贊成事之壽書暴政丞起之曾孫密直副使宣天挂之外孫勤儉慈惠事舅姑盡婦道撫先室之女如己出以至諸妾之子宗族臧獲人無間言夫人生三男長致身知中樞院事次保身虎勇護軍宗親府典籤又次守身兵曹參判一女適江華都護府使奇質孫男女凡六十九人門閭之盛罕有其比云

神道碑

鈴川府院君尹公神道碑

叔舟嘗承 召晨詣闕公出自內遇於勤政殿庭
氣色喬喬問之則曰早起冒寒出將發所因與語
而別日遣人問候則證漸重越十日而卒嗚呼公
而至於斯耶卒之三日而殯八十一日而葬于長
湍縣舊治之北大洞之原天順七年甲申三月十
九日壬申也享年四十一嗚呼公而至於斯耶公
諱師路字畏翁姓尹氏尹貫古坡平縣世為官族
自莘達佐前朝太祖為三韓功臣四代而至忠敬
公諱瓘當肅宗時靺鞨遺種漸橫盈哥烏雅束相
繼嘯聚為東北患忠敬首建候釁之策睿宗嗣位
受命北征掃蕩賊窟開拓我疆土東北之民受其
賜以至今餘慶遠播冠冕相望逮我國初昭靖公

諱坤佐我太祖為佐命功臣封坡平君於公為曾
祖祖諱希齊檢校工曹叅議考諱垠判廣州牧使
性情簡所至廉平以公故贈純忠積德秉義補祚
功臣右議政鈴平府院君娶龍駒郡大夫人禮賓
判官李守常之女李亦世族也公自幼聰慧過人
生十四年世宗選尚貞顯翁主封鈴川君尋授忠
義衛歷提調諸司皆在弱齡而勤謹守法人服其
能守文宗陵三年盡敬于時權姦擅命勢甚闚覦
今聖上芟除羣凶化家為國公乃左右贊襄事定
為佐翼功臣拜議政府左贊成陞封鈴川府院君
俄領中樞院事兼判吏曹事上念祖宗立法定制
垂百年法弊隨改新舊棼亂貢賦調度因時增減

吏送於奉行民或受弊欲大詳定歸一公掌兵事綜覈明鍊心計精敏一毫不遺天順四年庚辰判廣州病於治所上為公遣醫齎藥馳救不瘳公居喪易戚巾禮服未闋起復提調刋經都監廣州既沒幼弟數人婚姻之須皆出於公其他宗族之窮無歸者悉為周之使不失所而後已富於財聚而能散故人益賢之為都鎮撫掌禁兵每行幸必留公鎮守上於宗親以桂陽翼峴最親且功特重之而待公視桂翼出入卧内無間眷倚方殷而忽不年痛哉比肩朝夕十日不見而逝哀哉訃聞悼甚命禁家人舉聲哭猶幸其第輟朝三日賻贈有加官治葬事可謂終始無闕嗚呼此於公何有哉公

之孫長曰磻折衝將軍行司直娶上黨府院君韓
明澮之女生二男幼次曰璘顯毅校尉行司正娶
主簿柳𥫗之女磻旣葬欲顯先德以知公莫如叔
舟杖來請銘噫銘曰
豈於后兮嗇於年天何故兮人胡然人不足徵天
庸可憑鳩詞刻之石兮於千萬歲以永爾錫

輸忠衛社協策靖難同德佐翼功臣大匡輔
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政監春秋館事
世子傅吉昌府院君翼平贈謚權公神道碑

竊聞根深者枝必茂源遠者流必長理之常也吾
友權公諱擥字正卿其先本金氏漢明帝永平八
年乙丑閼智生於始林稱金氏事甚異其後裔與

朴昔更王新羅至諱幸守安東遭遇高麗太祖始
賜姓權以安東府爲食邑官至三韓壁上三重大
匡太師歷九代至僕射諱守平淸德著世僕射生
翰林學士諱踶始登科以知禮閣學士生贊成諱
昍典四郡按五道所至稱廉平號夢菴謚文淸文
淸生侍中溥勳德冠世世封永嘉永嘉卽安東也號
菊齋謚文正諱皐諱僖三世襲封僖生諱近以性
理之學開東人道德文章高出前輩太祖高皇帝
一見敬重名振中華官至推忠翊戴佐命功臣議
政府贊成事吉昌君號陽村謚文忠贈純忠積德
補祚功臣左議政文忠生諱踶古諱蹈文章繼世
推社元爲我 世宗所倚重官至議政府右贊成

號止齋諡文景贈純忠積德秉義補祚功臣領議
政府事吉昌府院君於公爲考皆以公故有贈妣
贈貞敬大夫人判司宰監事李儁之女永樂丙申
五月乙未生公自永平乙丑至是凡千有餘年世
有顯懿以服大僚豈非可謂根深而枝茂源遠而
流長者也公幼好讀書宏達博雅志大多奇策載
籍尋名山古蹟無所不到必與韓公子濬偕所至
輒留讀著文章遣懷不事仕宦年三十五尚落落
事奇遊人勸赴第一擧連三魁令 上方潛邸受命
註武經公爲侍從 上知有大守待之極款時權
姦弄勢社稷危殆公首建大策且薦子濬 上乃
委二公規畫招集忠義㝡揭苗婿遂夷大亂論功賜

號輸忠衛社協策靖難功臣及 上即位又賜同
德佐翼功臣號功皆第一勑黃業盤結內外交煽
虐焰翕翕不資寸兵尺刃徒以忠義自奮雖天命
有歸眞主應運苟非公籌略德望爲之先後贊襄
焉能左袒響應不崇朝而殄此猾明以安宗社哉
靖難並冠勳列宜矣超拜同副承旨國法中科者
例設宴以榮其親公爲大夫人設宴鶴髮在堂軒
蓋塡門 上以領議政亦押宴親壽大夫人榮耀
一世進吏曹參判封吉昌君吉昌亦安東也 上
即位以請誥命赴燕京叙務亦偕公姿皃豐偉望
之知有德量中華之人莫不愛慕敬禮竟得命而
還 上書一行人並賜原從功臣陞公資憲大夫

吏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同知經筵事累階崇政
大夫判中樞院事兼判吏曹事公自幼患氣塞每
厭冗劇至是乞閑　手批報曰卿之於予非可以
知心德合論也天實爲生卿有錙毫有私予有絲
毫有欲而冒寘水火忘身妻子擅天及地遂寵
亂予得有今日卿實勳業主人今見卿林泉之趣
驚嗟不已卿何得解天任遂拜君贊成尋拜大臣
輔國右議政陞左議政當靖難之初黜退姦黨擢
賢拔能釐整剪紛公實啓沃密贊爲相寬裕樂易
方嚴凝重務遵成法存其大體略其細節施未究
而竟以疾乞罷免相然軍國重事皆遣就咨饋問
之使不絶於路疾漸革內醫守藥太官繼廚無所

不至成化元年乙酉二月甲申卒 上震悼輟膳
輟朝賻贈有加官庀葬事大小驚惜嗟悼盈路交
舊奔走呼慟叔舟每與公以盛滿爭欲乞退公竟
先著鞭脫遺紛埃冲漠保神謂當永享眉壽而至
於此天道亦難憑耶初公之退除書夜下叔舟起
覲批目坐以待朝公果以詩數篇自詑曰從今不
羨韓丞相匹馬西湖獨往還叔舟得詩悅然自失
嘗約歲賞春公第擬南山之麓俯瞰都市桃李花
放紅白粲然在几案前几一開筵而叔舟連年巡
轄北鎮還則事冗公又病不果尋約於今叔舟亦
得素志釋重負可以從容而事與化逝不可復追
噫公娶李氏文貞公嵓之孫鐵城府院君原之女

封寧原郡夫人生二男八女長曰傑保功將軍行
忠佐衛護軍次健幼女長適推忠請難功臣清原
君韓瑞龜次適右司禦朴士華次適行司憲監察
申億年次適行護軍南怡先公而死次適行豐儲
倉直長金壽亨餘皆幼自始祖奕世餘慶至公而
彌大既大之而嗇其壽何歟嘗聞之施厚者報隂
公之毓德流祉其猶未艾枝之茂流之長既以驗
之又將以卜之歟四月丁酉附葬于忠州治西彌
法谷先公兆次明年秋伐樂石將壽公勳德公之
甥清原捘予請辭噫公之官歷勳業 上眷之篤
自有國史固未暇許也居家孝友遇親戚待交舊
各盡其道雖積竹帛亦莫之罄也姑畧敍梗槩終

歸之痛惜之情而已爾故舟與公年相若結髮同遊每與公戲競相詑爲誌丘龕今果爾也耶噫九原可作不知謂何嗚呼痛哉銘曰

遠矣公先出自始林高麗之初擢而改金積慶流光軒冕相望或以功德或以文章龔美傳芳至公彌張根深源遠枝茂派長公奮畎初讀書爲業卓犖不羈湖山浪跡一舉三魁事光跡奇知大君子所爲如斯擢奸竊柄噓寒吸熱操握重機禍及宗祐天眷大東生我聖哲贊襄共躋錫之良弼天命人歸影響哉燭芟夷奸兇簡拔後特析離紛厖濬導滯塞袪彼恣斂數我需澤八相廟堂恢弘道德君有耆龜國有柱石天何不憖而奪其齡嬉戲眞

情膠漆忘形惜公慟公哉公我私嗚呼公乎而止
於玆死生變化逝者不留春過東山痛哭西州詎
德銘勳愧之鉅矣但列情素以示于後

保閑齋集卷第十七

希賢堂詩序

士生天地間鍾光嶽之全際熙皞之世儒衣而儒冠儒言而儒行所以不可及者何哉盖能希古賢人而已夫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凡有一之是以法於人者皆可以爲賢也上而皐夔稷契中而顔曾思孟下而周程張朱窮達雖有不同其爲賢也審矣士之所以希望之者豈外此而他適哉希賢之士吾不見者久矣僅得之於高陽延翁叔舟初叔舟方以求益來詳寫館容貌極端重而言動皆不苟予意其人必有源委者也處數日後又有以得叔舟之心既而別去越月餘復至因其相資之切

而得其心愈深矣迺以善士目之將歸求其堂額
遂以希賢爲號寔取周子士希賢之謂也叔舟乘
扒曰既辱賜號不可無言指以希賢之路予惟叔
舟以誠求我而我可不誠以遇之或吝於言哉何
則由路而後升乎堂及堂而後入乎室叔舟今已
造於正大高明之域矣所以希者將欲入於精微
之奧耳由此而日勉焉上遡臯夔稷契之流中尋
顔曾思孟之緒下究周程張朱之理窮理以明道
立誠以達本使荒蕪既去之餘寬廣幸居之日駸
駸乎閫妙畢竟庶幾可探也孰謂賢不可以希望
耶雖然萬古同一揆天下同一心叔舟之心惟賢
是希所以希古之賢者也則自今以往繼叔舟而

爲士者獲覩叔斋之賢得不起敬起慕亦將希其賢於今乎哉之爲士希古之爲賢今之爲士希我之爲賢師師而並法則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無地而不輩出矣斯堂之號豈不大有關於世敎哉若其景致之美圖書之具隨所適者不待予之預設也正統十年歲在乙丑孟夏八日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庶吉士承直郎刑部主事吉水黃瓚書

希賢堂銘

高陽申君泛翁偶因公事遠抵襄平過于書舘以希賢堂求銘余辭弗獲遂爲之銘曰

古之賢其行非常哉欲希之因以名堂其賢伊何

力行聖教我欲希之是則是傚其賢又何患孝文
武我欲希之是規是度希賢之堂正大高明頓瞻
斯銘脩身服膺

大明四明高文正

題希賢堂卷

高堂數仞扁希賢開說中君行卓然肯構精亭非
一度落成完美不終年照窓麗日容光纂吹户薰
風景色鮮簷外鷄聲常登鞭案頭螢火獨忘眠惜
陰展卷三冬月繼晷焚膏五夜天筆底詞源流袞
袞腹中經笥積便便猶恐佛頓韋編絶當膝那知
木榻穿譬若農夫勤秉耒猶如估客慣行船帆檣
遥濟千江水鎡基全收百畝田舉步寧隨多士後

置身必在衆人先商家伊尹期方駕魯國顔回願
比肩志學將來應大用濂溪遺訓善承傳

大明天台鄔望

同前

高山殊可仰景行還可行步遠必由邇登高自卑
升維我古先聖恒用天爲經羣賢務進德志期先
聖并藩邦有申詳嗜學博且精藏修籌華屋揭以
希賢名顔淵彼何人逸駕宜同憑舉武苟不寘脫
近游高明

大明錢唐倪謙

同前

聖域未易至賢德士可希希之果何似動靜一敬

持持敬固有道始終在弗移私欲日以淨天理日
以躋明珠出淤滓塵鏡生光輝超然脫凡俗賢者
同一歸卓哉彼先覺顏孟誠吾師
大明涑水司馬詢

彼美高陽士端居晝遊從尋回傳博約師仮授中
庸一貫由茲達七篇至此道感驗應不息庭草翠
光風
大明金臺玉璽

希賢堂箴

大哉宇宙萬古一理士立兩間立乎志耳立也為
賢文也為棄我思古人我師在是俛志顏學的爲
是覩霽撒一世道高千祺彼何亍何希之亦爾天

猶可徒聖匪難企勿謂吾是希希不已

崔恒

希賢堂銘

天降斯民均賦是理曰賢曰愚初無少異道本在邇士貴尚志希之則是吾何畏彼希之如何誠而已矣謂力不足是自畫尔謂者登天是謂自棄九仞之高一簣焉始其止其往在我而已俛焉思齊日惟仰止志不違仁事顔之事身任天下恥尹之恥擧鑊之任是亦獲耳勗哉夫子永言顧諟

李永瑞

希賢堂賦

繄天命於穆而不已兮紛化生其職職維人得其

最靈兮故秉彝之惟一賢與愚本其一初兮是誰
豐而誰嗇行何為而堯舜也行何為而跖桀也曰
余亦有知兮惟立志之可言也彼自暴而自棄兮
羌不是與之論也惟立志者士也胡不希此賢也
生余生於千載兮志余志乎古先上何高而不採
兮下何深而不索揖皐夔之淸風兮踵伊周之遐
躅望孔顏兮千秋想周程於彷彿寧力不是而不
及兮志專專其靡他苟此希之是誠兮會彼何而
予何也苟此希之不誠兮於自畫乎何嗟也固希
賢其有道兮曰惟誠之可立也夫聖可學而能至
兮莫吾賢之不及也夫天可得而為徒兮莫吾希
之家貌也世貿貿而莫知兮寖日遠而日亡偉濂

溪之有作慨爲學之迷方擴前聖之未發兮著三
希之至論其曰志伊而學顔兮意愈微而愈遠噫
世遠而人非兮孰講明乎斷義猗高陽之有人規
天賚之秀異兮既有此内美兮又翼之以詩書涵
性情以優游兮仍反觀乎性之初尚余友乎古之
人兮猶遑遑焉是希爰揭號言扁堂兮恒念兹而
在兹學卷顔之攸學兮志不違乎斷仁心孳孳之
所心兮欲堯舜乎君民瞻高堅之可仰兮爲九仞
之功虧體乾運之不息兮一日識其守之奇若入
之志遠豈苟安於小成將希聖而希天兮與三五
日抗行也噫嘻乎善不由外兮名不虛得孰無聲
而有響孰無實而有獲子之堂邃且深兮宜希賢

之有此額也子之堂高且明兮宜希賢之有此人
也嗟下愚之不移兮余何獨褒其真也非余無志
而不成兮豈多岐乎亡羊也庶承承而自得兮行
與子同升乎此堂也

希賢堂贊　徐居正

以眇然之身而有天地生民之寄心之用也自庸
言之謹而達高明博厚之域志之勇也物我一太
極故君子之身而其任重聖賢均此性故學者之
志而惟不逮是恐也蓋將欲流之必由乎近將欲
高之必自乎下畫亦茅而胥爾索胥吾車而抹吾
馬如行者赴家流水注壑知之至而意之誠力之

久而眞之積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賢可能而聖可
學天地其然而萬物其育矣肯堂翼然臨乎中沚
君子居之晨夕亹亹以寬洪疎暢之資加勤勵不
息之功嗚呼其有成嗚呼其有成

金守溫

題希賢堂卷

尹之任回也賢或囂然而樂堯舜或喟然而嘆高
堅有爲亦若是余何獨不然

成三問

混沌旣分三才出各具大極無差別大極之理不
外誠誠也大極元是一天以誠而能自健地以誠
而能載物聖人性焉安於誠所以天地合其德賢希

者思誠能自守所以德義爲可則周衰道衰數千
載中間邪僞恣盜賊舉世貿貿迷所之遂令聖路
生荊棘迹重濂溪爲鋤蕪昭然萬古開羣惑希天
希聖希賢語指示學者知所力高陽李子天宣高
尚友古人猶寡合維顔維尹實所希維聖維賢過
與及于虞我人備三才何以能參天地立誠之一
字貫聖學告尒丁寧累而碑

李塏

希賢堂詩後敘

夫君子之學先立其志而已志靡立道由他岐亦
奚用哉立吾志而道乎道則其至聖域也固若
沿河而達于海也故學者必愼其志之所適道於

他岐欲之聖人之道是猶航斷港而望至於海也濂溪先生生於千載之下上繼不傳之緒特發希賢之論其為學者指南也明矣其言曰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亦不失於令名人苟志其志學其學是亦伊尹而已矣是亦顏子而已矣吾友泛翁氏以英敏篤厚之資早學聖賢之書真積之功庶幾乎其知所道矣今年春因事適遼東與皇朝翰林黃先生瓚論顏學先生一見如舊目之為善士於其還也以希賢命其堂泛翁氏將求詠於諸友令余叙其後夫希賢之旨先生說之詳先生廼上國玉堂之彥也今見其文章亦可知其所蘊矣余以海外微生得措言於其下

不迺為雷門布鼓之尤者乎雖然聖人之道萬古如日月人孰不知夫聖賢之可希也而終不焉者欲害之也故濂溪以一為學聖之要泛翁氏既知其道矣將疾其驅焉其以一守之而無以欲害之以求至乎其極則是亦沿河達海之比也豈徒希賢而止也在乎加之志而已余至此不可以無言也是朋友相勉之義也平陽朴彭年謹書

文忠公行狀

晉山姜希孟撰

公諱叔舟字泛翁號希賢堂又號保閑齋高靈縣人申氏系出本縣鄉吏公七世祖成用文科出身官至檢校軍器監成用生康升贈正順大夫左右衛上護軍康升生仁材贈匡正大夫僉議評理上

護軍仁樹生思敬泰定門侍衛護軍思敬生德隣
歷官清要官至諫議奉翊大夫禮儀判書以善書
名世所書草法行於世於公為曾祖以公勳贈正
憲大夫吏曹判書子包翅通政大夫工曹參議贈
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子橲嘉靖大夫工曹左
參判同知春秋館事 世子右副賓客贈純忠積
德秉義補祚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
議政高靈府院君自成用至參判並以文科出身
參判娶知成州事鄭有之女以永樂丁酉六月丁
酉生公公生而器宇異於凡兒及長就學凡書史
一覽輒記發為詞章大為時輩推服 世宗惠儒
生專尚訓詁不務該博歲戊午始設詩賦進士試

公一擧連魁漢城會試所製程文至今爲擧子模
範又中是年生員試公在學諸輩皆以公輔期之
己未秋 世宗策士崔敬身榜中乙科第三人授
啓功郎典農直長吏曹差公爲祭執事吏持牒不
傳因而闕事爲憲府所劾吏當得罪除錄公閱其
老自誣服被散吏由是得全人服其量公自是以
書史自悞不諱榮進辛酉 上重印書之法特授
公以軍職兼鑄字別坐是年秋授宣務郞試集賢
殿副修撰知製 教經筵司經自是至爲宰相並
帶三字壬戌冬出爲軍器注簿移訓鍊注簿癸亥
冬又爲副司直將爲日本通信使書狀官也時國
家欲聘日本國其國俗喜詞章擬書狀官而難其

人且風濤險惡人皆憚行再三見遆竟以公爲定
公處之怡然適患病新起氣體羸憊兄弟力沮不
可去公揮之曰人臣義當夷險不渝何使命之避
世宗又引見便殿問曰聞你病[illegible]可遽去耶對曰
病今已差臣死敢辭將行親舊擬以死别皆有難色
且有泣下者公陽陽如平昔略無憂色及至其國
國人素聞公才名賫屛簇華牋求詩者坌集公操
筆立就略不經意語輒驚人衆皆歎服至今傳誦
景仰每因來使問公寒暄自發國境曁于還國凡
九箇月前此通信使之行未有若此之完且速者
其間倭寮雲物占度風變雖老於海路者莫能及
也每遇關防主帥交際之間周旋應變出人意表

回到對馬島時我國約定歲送船額數島主爲尋
下所詿不肯定約公聞之請見島主曰此非行人
所知然係于本國事竊謂島主惑爲船額若定權
歸島主利薄於下衆所不悅船額不定人自可行
何賴島主此愚者皆知利害何不專一島之權堅
兩國之好島主默然遂定船額及還到我國境未
至岸颶風忽作衆皆失色蒼黃罔措公神色自若
徐徐言曰丈夫當遠遊四方以暢奇氣今旣見日
本國倘因此風得泊金陵飽見禮樂文物之盛不
亦快乎人皆服其雅量時本國女被虜於倭方有
娠因乞偕來至是皆曰孕婦海上所忌可投此女
公獨曰殺人而求活吾所不忍也俄而風定完船

而還人以爲公至誠所感 上以本國音韻與華
語雖殊其牙舌脣齒喉清濁高下未嘗不與中國
同列國皆有國音之文以記國語獨我國無之
御製諺文字母二十八字設局於禁中擇文臣撰
定公實承 睿裁本國語音訛僞正韻失傳時適
翰林學士黃瓚以罪配遼東乙丑春命公隨入朝
使臣到遼東見瓚質問音韻公以諺字翻華音隨
問輒解不差毫釐瓚大奇之自是往還遼東凡十
三度丁卯秋中重試第四人超授通德郎守集賢
殿應教藝文應教知製 教經筵檢討官戊辰夏
兼講書院右翊善餘如舊己巳春兼春秋館記注
官餘如舊冬階加朝奉庚午春翰林侍講倪謙司

馬詢賚　詔到國　上選儒士之能文者從遊公
音與選陪侍有知酬應詞源逸發翰林大加嘆賞
遂定神交翰林作雪霽登樓賦公步韻和之翰林
還朝寄詩曰詞賦曾升屈宋壇爲傳聲譽藹朝端
其見敬重如此時集賢文士久在其職不授吏任
上知公有經濟器是年夏除司憲掌令公知無不
言封章抗疏凜乎有古諍臣風　上稱賞冬陞授
執義庚午秋掌試取權擥等及第三十三人辛未
春掌試取洪應等及第四十人夏階加中訓授集
賢殿直提學知製　敎世子右輔德兼春秋館記
注官時議欲以主文儒臣兼掌事大文書秋特除
公承文院事階加中直壬申秋授　經筵侍讀官

餘如舊冬階加通訓時 文宗昇遐中朝 賜諡
吊祭賻誥命 世祖在潛邸爲謝恩使以公爲書
狀檢察官仍爲司憲執義兼春秋館記注官時權
姦秉柄 世祖以宗英遠離輦轂多有戒心公艱
難萬里出入卧內調護聖躬無所不至癸酉春授
果毅將軍龍驤侍衛司上護軍兼知兵曹事俄拜
通政大夫承政院同副承旨知兵曹事夏陞右副
冬轉右承旨時 世祖靖難公適以修 陵在外
以夙叅密謀 賜輸忠協策靖難功臣之號其敎
書曰盡忠定難克著非常之績紀功行賞宜加莫
大之恩惟爾天資豪爽局量宏遠學窮經史之文
識達古今之變執守確乎不拔斟酌動皆合宜早

捷巍科遇知 先王昵侍經帷開道聖學冊入憲
司知無不言封章抗疏凜乎有爭臣之風及予新
政之初擢置喉舌之任俾司出納寄以耳目而爾
之啓沃予者多矣乃者瑢居至親之地素懷無上
之志陰養不逞之徒而姦臣仁宗瑞等盗弄國政
恃有權柄在手相與阿附釀成不軌之謀遂連結
中外廣植黨與刻日舉事禍在朝夕幸賴天地宗
社之默佑叔父 首陽大君炳於幾先爾相與道
合忠義激切同行萬里擔死社稷及其靖難贊成
大議誅盡姦兇以有今日之休爾心之忠爾謀之
良惟予以嘉嗚呼功在社稷既共濟於艱難擔以
山河期永保於終始同行萬里擔死社稷之語

世祖手所批也俄拜左承旨甲戌春陞都承旨掌試取鄭孝常等三十三人乙亥夏 世祖即位每有大議引入卧内諮訪便否公啓曰自古帝王終始為難 上拔亂反正以承大統中興宗社此乃天授非人力 上曰若得如卿者一人即當無為自治吾何憂焉遂解衣衣之秋 賜佐翼功臣之號其教書曰天開景運必生豪傑之才國有元勲宜示襃崇之典聽言功德之懋粤有酬報之難卿識見該通學問宏博早承家庭之訓忠孝為心素蘊經濟之才文章餘事初遇知於 世考遂見擢於兩朝昔予淵潛叨膺使命時當國家危疑之日復冒山河跋涉之艱卿於是時與為參佐出示肺

腑而精神志氣之交孚托為心腹實忠憤慷慨之
交激越至兇徒為禍滋蔓難圖予時存姬公寧周
之心卿奮灌侯安劉之節遂協炳幾之策能成靖
難之功屬玆多艱予親輔政懼高勳之不賞惟小
心而自持兇孼復肆其謀禍機為之不測御於是
日職長納言周旋咸中其宜處置實當乎法請六
慼於不日基洪休之無疆以此弘濟之勤益殫左
右之力俾予小子式至今休念我功而不忘俾萬
世之無斁於戲股肱心膂之資既與同乎休戚礪
山帶河之擔宜益堅於終始拜資憲大夫藝文館
大提學集賢殿提學高靈君時 世祖未受誥命
特命公為謝恩使赴京受 誥命而來 賜土

由臧獲鞍馬衣服加等焉丙子春拜正憲兵曹判
書餘如舊一日 上御思政殿公啓曰我國四方
受敵然待倭尤難一失其機南方未易保守 上
曰卿歷觀彼國風俗情勢卿當洞知今委卿以應
接之事自是專掌禮曹夏成三問獄起連累數百
人時方暑雨蒸鬱成疾公掌治獄事緣情定罪務
從寬典 上或疑之至以百口請之賴公全活者
多矣秋拜崇政大夫判中樞院事兼判兵曹事餘
如舊冬拜議政府右贊成餘如舊俄復兼判兵曹
事成均大司成餘如舊丁丑春掌試取姜子平等
及第十三人夏取吳凝等及第十三人秋陞左贊
成集賢殿大提學餘如舊戊寅秋 上有意北征

命公爲黃海平安道都體察使赴程之日錫賚
頻繁冬拜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領
經筵事監春秋館事　世子貳師高靈府院君己
卯夏久雨爲災公辭職　上御書答曰予與卿同
體贊化卿若退步則予何進步不允春又　命公
爲咸吉道都體察使盖亦有北征之意也拜辭之
日引至內殿設酌慰之仍　命宗宰功臣各賚
宣醞餞于郊冬陞左議政　世子傅餘如舊庚辰
夏掌試取李孟賢等及第四人先是野人侵畧我
邊鄙年年不已　上每欲征討廷議紛紜　上難
斷公獨建攻討之策　上曰卿言正合予意秋
命公爲江原咸吉道都體察使兼宣慰使往討之

公到五鎭部分將士渡江入攻諸落焚蕩窟穴殺
虜甚衆大捷而還公退師結陣餘虜來攻夜戰四
方喧囂公堅卧不動召幕下儒士唱和口號一絶
云虜中霜落塞垣寒鐵騎縱横百里閒夜戰未休
天欲曉卧看星斗正闌干將士觀其安閑自得賴
以安定初陛辭 上引至便殿指授方略因指墻
底種瓢曰可及子不公啓曰不盛而節晩臣意以
謂未及結實偶結一子剖而爲盃 御書詩一章
于盃心云卿雖笑我我瓢既成剖而爲盃以示至
情 命大臣賫 宣醞表裏往慰後仍 命陶工
像瓢形造甕标書 御製詩常於內殿曲宴用之
所以示不忘公功也冬掌試取柳自漢等及第九

人辛巳秋泰安漕船路開鑿事衆論不一公獨曰苟有利於萬世固當竭力成之況有可爲之勢乎但患爲之不力而羣議沮之也 命公爲忠淸道都體察使往審之事果如公所言竟不行壬午夏陞領議政府事 世子師餘如舊是年 上視學 命公爲讀卷官取姜安重等及第九人又取柳自濱等三十三人甲申掌試取李陸等及第十三人乙酉掌試取成涽等及第三十三人是年 上親試士 命公爲讀卷官取李封等及第三人丙戌春以盛滿辭相從新官制封高靈君 上親祀文廟仍試士 命公爲讀卷官取重試金克儉等及第十五人初試愼承善等及第十七人 上幸江

原道 命公掌試取陳趾等及第十八人還京
上命公掌拔英試取宰相金守溫等四十人丁亥
夏復拜公禮曹判書戊子秋 世祖昇遐 睿宗
以遺命 命公爲院相諮訪治道公亦盡心協輔
禆益良多冬定南怡之難 賜保社炳幾定難翊
戴功臣之號其教書曰自古大臣當國家閑暇之
時能贊襄調燮者世固不乏至於危疑之際運籌
決策勘定禍亂立不世之奇功者蓋絕無而僅有
惟卿氣分光岳間世而生以雄偉渾厚之量文章
經濟之才早遇我 先王常譬之管仲父言聽計
從汝翼汝爲入相出將贊成十四年太平之治逮
予承緒煢煢在疚不意不逞之徒欺我冲藐潛謀

不軌卿與一二元老奮發忠義協謀剗除弘濟于
艱難是雖天地祖宗黙佑之力亦惟卿竭忠夾輔
是賴嗚呼不有社稷之臣危而扶顚而持國家其
能國家乎撑天貫日之忠既夷險而不變礪山帶
河之誓宜終始之益堅命公掌試取李仁亨等及
第三十三人己丑春掌試取蔡壽等及第三十三
人冬 睿宗昇遐中外遑遑 大上大妃亦罔知
所措公即 啓曰亟定喪主以安人心 大上大
妃乃命 主上承祧朝野乃定庚寅夏從新官制
復封高靈府院君餘如舊辛卯夏 賜純誠明亮
經濟弘化佐理功臣之號其敎書曰貴德尊賢禮
之先念功簡勞義之大自昔帝王率用是道咨卿

才堪大受學富多聞早捷賢科揚于王庭我 世
宗大王甚器重之越戚 世祖靖夷內亂卿與有
功天眷大德景命有歸卿克左右昭事多所裨益
世祖遂倚以腹心卿亦畢力盡忠知無不言出入
勤勩以贊十四年隆平之治 睿廟初年姦臣構
亂卿協謀剪除保乂王室曁予冲人嗣服恐不克
負荷夙夜兢惕卿輔翼寡躬匡救不逮式克至于
今日休於戲元首股肱一體相資予以先祖待卿
者待卿卿亦以所事先祖者事予與國同休萬世
有辭顧不偉歟 上造密符分授公與二三重臣
以憑 宣召且防機變冬復拜領議政府事公即
上書辭免 大上大妃下懿旨曰 世祖每稱卿

為魏徵今忘之耶何遽尔耶 上下旨曰予聞
大妃傳教 世祖每教 睿宗曰予與綦定大法
於汝時必與綦享樂矣今予年幼又無學問卿何
辭職多復如是再三辭不允勉就職壬辰夏以老病
乞骸骨上書引古證今兼陳時務辭意懇至 上
不允所請 命謄寫一通以為常覽先是 睿宗
命撰 世祖實錄公攀附聖祖贊成大事凡一時
嘉謀鴻訓皆其所陳故摭實書事不枉尺寸并撰
睿宗實錄人稱信史至是成編謄進 賜宴慰之
并 賜鞍馬表裏甲午春以災變上書辭職 御
書批其尾曰予以否德叨承丕緒夙夜常懷臨深
履薄之心上有 至尊補裂之助下有三公燮調

之勳而今天降孽是予之戾也何在於卿今其譴
予之失厥若天心不亦可乎再上書辭職兼陳時
弊不允辭職之請乙未春公在第 上命內侍賫
宣醞幷 御書來示云今聞正朝使之言乃知賊
謀之漭當初賊變之報卿有建良策國無後悔予
甚悅之 賜廐馬一匹先是建州諸落聲言作賊
窺伺江邊人皆以爲胡虜常事不足慮焉公建議
分遣助戰將士于沿江要害處以是賊來不得逞
焉先是 世祖嘆我國前代史不明 上命公撰
東國通鑑中遺國家多事未克成書至是 上命
公揀文士承公摠裁官饋醞稟在家畢撰公攄陽
村東國史略博採羣書添補闕漏遂爲完書未脫

稾而卒先是 世祖定經國大典並定五禮儀附于禮典淹歷三朝書未克成 上命公撰定公參酌古今務令易行得其情禮之中勒成一代之典書成投進是年夏六月已卯得寒熱證 上命內醫近侍日三問疾藥餌廚膳絡繹於道疾革遣承旨問所欲言公答曰臣無所言但平安防戍宜急措置遂卒享年五十九訃聞 上震悼輟膳輟朝即命致祭賻贈加等別遣內侍弔慰諸孤又遣承旨致弔公天性高明秉心寬恕豁達通變自少有大志不規規細微常優游山寺讀書不輟不以家事累心由是學問大進及登第欲博究典墳恨家無書籍選入集賢殿每銜仕到藏書閣閉戶

端坐經史百家歷覽無遺或請代寮友直宿通霄
不寐一日夜方三鼓　世宗使小官覘公所為方
讀書不輟夜四鼓又使視之亦然　世宗嘉之
賜御衣以奬之所為詩文冲澹宏肆沉深委曲多
有規戒不為刻削於國議常持大體通變不拘必
主於忠厚待人接物一出至誠和氣油然而凛乎
不可犯長百寮幾二十年軍國重事皆總于一身
而能左酬右荅剖决如流如有大議衆所難斷公
必援古證今折之以至當牢不可破衆皆推服其
所議論尊尚寬大不喜文深常語人曰凡用法務
存仁恕為吏深刻何所不至事　世祖久管樞要
從容密勿將順其美匡救輔翼期至於道周旋諷

諫未嘗顯陳 世祖益寵重焉中樞 國家多故
人心危疑公與一二大臣不遑暇寐協心輔佐忠
藎之誠溢乎面目上輔 聖躬下濟時艱以事大
交隣為己任一以至誠彼此交孚略無間焉表箋
詞命皆公手做情文兼至邦交賴以益固 上引
見諸方客使公預與客使所言及回 命之辭上
之 上即座客使在前公承 命往來道 宣德
意曲盡恩禮周旋之際容儀可觀公俱通漢倭蒙
古女真等語時或不假舌人亦自達意後公手飜
諸譯語以進舌人賴以通曉不假師授公兼掌禮
曹十數年間百事俱舉公嘗曰與人交際似易而
實難中孚之誠可及豚魚況於人乎要在誠以待

之耳公爲與艦司提調博觀唐倭琉球等國船體折中爲船艦分爲大中小以便於用於大船施之戰用於戰攻去上粧用於漕運一船而有兩用謂之兵漕船又慮諸島船體不一定去水高下船腹闊狹分送諸浦所造船艦不比而同諸道漕船到楊花渡公請分左右隊爲水戰之形以觀行船便否 世祖親臨觀之大悅賜所御表衣賜之我國軍卒冗繁公請減額數又請倣府兵之制調發事雖未行意甚羡焉公南使日本北征野人所歷山川要害靡不記錄作圖又記日本官制風俗大臣族系諸島酋倭族系强弱以進 上仍命并我國八道地理及諸國地理作圖公作海東諸國記以

進其疆域遠近風俗同異瞭然在目 上覽之嘉
賞賞賜優厚公待朋友以信人有一長可取必隨
才甄拔使之成立常擧歐陽公柔可使懦可使之
言曰人無賢愚顧駕馭之如何耳撫親戚以恩雖
緦袒疏屬待之如子弟凡吉凶疾恙親加調護雖
至僕隷之賤待之一以誠信族有孤必護養仍加
訓誨使之成就病革遺命薄葬不作浮屠法殉以
書籍及卒 上自公卿下及輿臺之賤咸痛惜之至
有掩涕者公久居寵利而克保成功畧握權柄而
曾無間言蓋學問操守之功有以交致其極也
世祖每敎曰桓公之於管仲漢祖之於張良世祖
之於鄧禹先主之於孔明唐宗之於魏徵予之於

叔舟一也其君臣際會之間顧不韙歟河東府院君鄭先生揚言於衆曰古之周召協輔周室雖未及見至如申某之相我國家雖曰東方之周召可也此非溢美也噫世方仰其所爲而天奪之亟嗚呼痛哉

墓誌

門人吏曹參判李坡撰

天之厚東方固也旣生眞主以出治則必有命世之才爲之佐故山嶽儲精乃隆賢哲申公是已謹按公諱某字某號希賢堂高靈縣人其先爲本縣鄕吏累積不施以遺後慶曾祖諱德隣禮儀判書工書隸眞草皆極其妙祖諱包翅工曹參議考諱檣工曹左參判以文章名世又典文衡妣鄭氏知

成州事有之女也以永樂丁酉六月丁酉生公公
生而器宇異凡兒嶷然如成人及就學涉獵經史
見輒成誦工於詞賦六爲時輩所推服歲戊午始
以詩賦取士連魁初覆兩試仍中生員試嶄然已
有聲己未秋 世宗親策士公中崔敬身榜第三
人初授典農直長時吏曹差公爲祭執事吏持牒
不傳因而闕事爲憲府所劾奏當得罪除錄公閔
其老自誣服坐此被散吏賴以得全人服其量公
自是優游閑適不樂榮進日以書史自娛大肆其
力於文章然家無書籍未能博觀爲恨辛酉秋選
入集賢殿爲副修撰每備仕到藏書閣閉戶端坐
經史百家歷覽無遺或請代僚友直宿通宵不寐

一日夜三鼓 世宗使小官覘公所為方讀書不
輟夜四鼓又使視之亦然 世宗嘉之 賜御衣
以奬之壬戌冬移訓鍊注簿時國家欲聘日本國
其國俗喜詞章擬書狀官而難其人且風濤險惡
人皆憚行再三相遁竟以公為定公處之怡然適
病新起氣體羸薾兄弟皆力沮不可去公揮之曰
人臣義當夷險不踰何使命之避 世宗又引見
便殿問曰聞亦病羸可堪去耶對曰病已差臣死
敢辭將行親戚故舊擬以死别皆有難色且有泣
下者公陽陽如平昔略無憂色及至其國國人素
聞公才名競賫屛簇華牋求詩翰墨集公操筆立
就略不經意語輒驚人人皆歎賞不置其警句至

今傳播其國每因使价之來問公寒暄公之生還
海上每候察雲物占度風變雖老於海路者莫能
及凡遇關防主帥交際之間周旋應變出人意表
回到對馬島時我國約定歲送船額島主爲麾下
所註不肯定額公聞之請見島主曰此非行人所
知然係于本國事竊爲島主惑焉船額若定權歸
島主雖愚者亦知利害何不專一島之權而堅兩
國之好耶島主默然遂定船額及還到我國境未
至岸颶風忽大作衆皆失色蒼黃罔措公神色自
若徐徐言曰丈夫嘗遠遊四方以暢奇氣今旣見
日本國倘因此風得泊金陵館見禮樂文物之盛
不亦快乎人皆服其雅量時本國女被虜於倭方

有娠因與偕來至是皆曰孕婦海上所忌可投此
女公獨曰殺人而求活吾所不忍也俄而風定完
船而還人謂公至誠所感 世宗以本國音韻與
華語雖殊其五音清濁高下未嘗不與中國同而
列國皆有國字以記國語獨我國無之 御製諺
文字母二十八字設局於禁中擇文臣撰定公實
承 睿裁時適翰林學士黃瓚以罪配遼東乙丑
春 命公隨入朝使臣到遼東見瓚質問公諺字
翻華音隨問輒解不差毫釐瓚大奇之自是往還
遼東凡十三度丁卯秋中重試第四人超授集賢
殿應教庚午秋翰林侍講倪謙司馬詢賫詔到本
國 世宗妙選文士與之從遊公嘗爲選日相訓

唱恩如湧泉翰林大加嘆賞遂定千里之交翰林作雪霽登樓賦公步韻和之翰林還朝寄詩二詞賦曾升堀宋壇爲得名譽滿朝端其見敬重如此是年夏特除司憲掌令盖 上知公經濟大略欲歷試之也公知無不言封章抗疏蹇蹇乎有古諍臣風冬陞爲執義辛未夏還授集賢殿直提學壬申秋 世祖在潛邸以謝恩使赴京公仍兼執義爲書狀檢察官時權奸秉柄 世祖以宗英遠離輦轂多有戒心公艱關萬里出入料內調護 聖躬無所不至 世祖手批云同行萬里捐死社稷癸酉春回自京師授兼知兵曹事俄陞承政院同副承旨夏陞右副冬轉右承旨 世祖靖難公適以

修 陵在外然以夙夜寄謀 賜輸忠協策靖難
功臣之號俄拜左承旨甲戌春陞都承旨乙亥夏
世祖卽位每有大議引入臥內諮訪便否公援引
古今周旋應對夜以規警皆嘉納曰若更得如卿
者一人吾何憂焉秋 賜同德佐翼功臣之號超
陞藝文大提學封高靈君以謝恩使赴京准請
世祖誥命而還特賜土田臧獲賞賚便蕃丙子春
拜兵曹判書啓曰我國四方受敵而待倭尤難一
失其機南方未易保守 上曰卿觀彼國風俗情
勢今委卿以應接之事自是專掌禮曹夏成三問
等獄起連累數百人時方暑雨蒸鬱成疾公治獄
緣情定罪務從寬典多所平反賴公全活者甚多

秋判中樞院事兼判兵曹冬拜議政府右贊成兼
成均大司成益典文衡也丁丑秋陞左贊成冬陞
右議政己卯夏久雨爲災公辭職 上御書荅曰予
與卿同體贊化卿何退步不允冬陞左議政先是
野人侵掠我邊鄙連年不已每欲征討而庭議紛
紜公獨建攻討之策 上曰卿言正合予意乃於
庚辰秋 命公持節往討之公部分將士各當其
才料敵制勝咸出上筭雖古名將無以加矣乃渡
江入攻焚蕩窟穴諸酋之桀驁者太半就戮及師
退結陣餘虜乘夜來犯官軍衆喧呼應戰公堅卧
不動召幕下儒士唱和仍口占一絶云虜中霜落
塞垣寒鐵騎縱橫百里間夜戰未休天欲曉卧看

星斗正閑干將士觀其安閑賴以自定乃大捷凱
還 上嘉甚錫賚不可勝記壬午夏陞領議政府
事甲申以盛滿辭封高靈君丁亥夏兼判禮曹戊
子秋 世祖晏駕 睿宗以遺命命公爲院相訪
以治道公盡心協輔裨益弘多冬定南怡亂賜保
社炳幾定難翼戴功臣之號冬 睿宗又晏駕中
外遑遑 大王大妃亦莫知所爲公獨建大策啓
曰亟定喪主以安人心 大王大妃乃命 主上
承祧朝野乃定辛卯夏 賜純誠明亮經濟弘化
佐理功臣之號 上造符分授公及一二重臣以
憑宣召且防機變冬復拜領議政公即上書辭免
大王大妃下懿旨曰 世祖稱卿爲魏徵今忘之

乎何遽尒也 上又下旨曰予聞 大王大妃傳
教 世祖每教 睿宗曰予與叔舟定大法必於
汝時共享太平矣今予幼冲卿何固辭壬辰 上
不允仍命謄寫一通以備觀省公嘗領史局至是
撰 世祖 睿宗兩朝實錄以進甲午春以災變
再上書辭職 御書批其尾慰諭懇至乙未春
上命中官 賜宣醞仍 賜內廐馬 御書諭曰
今聞正朝使言乃知賊謀之深當初報變卿首建
良策圖無後悔予甚悅之先是建州諸部落聲言
作賊窺覘江邊人皆以謂胡虜常事不足致慮公
獨建議分遣將士于沿邊要害處由是賊來不得
逞焉初 世祖以我國前朝史無徵 命公撰東

國通鑑中遭國家多故未克成書至是 上命揀
文臣承公摠裁官饋餼廩在家畢撰 世祖又命
撰五禮儀淹歷三朝書未克成 上命公撰定公
叅酌古今備盡情文書成以進公旁通諸國音韻
手翻諸譯以進譯者賴以通曉不煩師授且以日
本女眞所歷山川要害作圖上之又記日本官制
大臣族系諸酋强弱仍作海東諸國記其疆域遠
近風俗同異瞭然在目 上嘉覽賞賜優厚是年
夏六月己卯公患病 上命中官內醫近侍日三
問疾藥餌廚膳絡繹於道病革遣承旨問後事公
啓曰臣無所言但平安道防禦宜及措置越戍戍
卒享年五十九訃聞 上震悼輟朝輟膳賻贈有

加 遣內侍弔慰諸孤別 遣承旨致弔公稟性
高明秉心寬恕豁達有大度凝肅有重望常持大
體不拘小節議論否可通變無礙而必主於忠厚
待人接物一出至誠和氣油然而凜乎不可犯長
百僚幾二十年軍國重事皆摠于一身而公能左
酬右答剖決如流動合機會國有大議衆所難斷
公必援古證今折之以至當牢不可破衆皆推服
其所議論專尙寬大不喜文深嘗語人曰凡用法
務存仁恕爲吏深刻何所不至事 世祖久管樞
要從容密勿將順其美匡救輔翼期至於道周旋
風諫未嘗顯陳 世祖益重寵焉中外國家多故
人心危疑公與一二大臣不遑假寐協心輔佐

忠藎之誠溢于面目上輔 聖躬下濟時艱以事
大交隣為己任一以至誠彼此交孚略無間言表
箋詞命皆公潤色情文兼到邦交賴以益固 上
引見諸方客使公承 命道 宣德意周旋之際
容儀可觀兼掌禮曹十數年間百事俱舉公嘗曰
與人交際似易而實難中孚之誠可及豚魚況於
人乎要在誠以待之耳公待朋友以信人有一長
可取必隨才甄拔使之成立常以歐陽公柔可使
懦可使之言曰人無賢愚顧駕馭之如何耳撫親
戚以恩雖緦袒疎屬待之如子弟凡吉凶疾恙親
加調護雖至僕隷之賤待之一以誠信族有孤護
養仍加訓誨使之成就居常喜讀書夜半忘倦病

華遺命薄葬不作浮屠法殉以書籍及卒上有公
卿下及輿臺之賤咸痛惜之至有掩涕者公又居
寵利而克保成功累握兵柄而曾無間言有盖世
之功有掀天之力而人不之疑盖公學問之力操
守之功有以極其至故其發而措之事業處大事
決大疑燁然可觀 世祖每教曰桓公之於管仲
漢祖之於張良 世祖之於鄧禹先主之於孔明唐
宗之於魏徵予之於叔舟一也其君臣相遇顧不
偉歟公娶司宰副正尹景淵之女生八男一女長
曰澍通禮門奉禮先公亡次澌咸吉道監司次瀠
黃海道觀察使次瀞授吏曹參判中丙戌文科次
浚佐理功臣兵曹參議魁庚寅文科次溥折衝行

司果次洞司贍正中甲午文科次泌行司果女適
行司猛申命壽孫男女凡四十九人側室生男女
各一男曰潔女選入掖庭

碑銘　　　陽城李承召撰

竊觀世之衰也天將興之則必生聖君賢佐相與
寧濟一世而升于大猷是故殷之衰也時則有若
傅說相高宗以致中興周之衰也時則有若方叔
佐宣王光復舊物以今考之傅說有輔相之業而
蔑聞武功方叔有征伐之功而未見相業曷若我
文忠公天賦全才應運而生登翼聖主文謨武略
出入將相扶國步於斯蹇而措之太山之安者乎
自我東方有國以來人臣功德之盛者蓋一人而

已成化十一年乙未夏六月戊午公以疾卒于第
訃聞 上震悼如失左右手爲之輟膳輟朝特遣
承旨弔之賻贈有加於是朝廷失其羽儀士林失
其宗匠百僚無所於咨決庶民無所於仰賴雖兒
童走卒莫不咨嗟痛惜至有掩泣者其門生故吏
親姻僚友奠哭于殯帷者日踵門而不絶噫公之
得此於人又豈聲音笑貌之所可致哉越九月二
十六日葬于楊州松山里東向之原自始卒暨于
窆皆官庀其事既葬嗣子某以公行狀請銘於予
曰從先君遊最久盍銘諸予不敢辭謹按公諱叔
舟字泛翁號希賢堂高靈申氏其先爲縣吏有諱
成用者始擢第官至檢校軍器監歷四世至諱德

陞禮儀判書於公為曾祖工真草隷書判書生諱
包翅工曹叅議於公為祖叅議生諱檣工曹左叅
判於公為考久典文衡為一世儒宗自判書而下
以公勳推恩進爵妣鄭氏知成州事有之女也追
封貞敬夫人以永樂丁酉生公自幼穎敏俊偉人
見之者知其為大器及長耆學於天下書靡不涉
獵積之既厚故發而為詩文汪洋大肆不作俗下
文字時輩相傳以為程式歲戊午始以詩賦取士
公連魁初覆試又中生員試明年秋 世宗親策
士擢公第三人初調典農直長吏曹差公祭執事
吏不傳牒因而闕事憲司劾之公聞吏老恐坐罷
除名自誣服由是稱為寬厚長者選入集賢殿為

副修撰每朝謁長官已退藏書閣取平昔所未見書讀之不輟或代同僚直宿通霄不寐一夕漏下三鼓　世宗遣小宦至殿公方端坐讀書及四鼓又遣覘之亦然亟　賜御衣以奬之壬戌還訓鍊注簿以日本國書詞章每當通聘必擇文臣爲書狀官時方欲遣使擬書狀官者皆憚風濤險遠不行竟以公擬之適父病新起兄弟親故咸曰羸憊如此豈堪遠行力沮之公曰人臣當夷險一致豈可爲身謀慮之怡然　世宗引見曰聞尒病羸可去耶對曰病今良已臣何敢辭及至其國聞公才名求詩者坌集公下筆不停若不經意思然語皆驚人至今傳誦不置每使价之來必問公寒暄公

在海途常候氣以知風雨雖老於操舟者莫能及時我國與對馬島約定歲送船額島主為羣下所註誤不肯從公還抵島見島主曰此非衍人所知然閑之竊惑焉若定船額必授文憑然後得達我國則權歸島主其利博矣若無定額則人皆自達何賴於島主其利害雖愚者亦知所擇矣島主悟遂定船額及到我境忽阻颶風未及艤岸衆蒼黃失措公神色自若曰大丈夫當遠遊四方以疎蕩襟懷今涉洪濤見日出之鄉是為壯觀倘因此風得泊金陵飽見中原文物之盛不亦快乎時公見我國女被虜在彼方有娠命與同載至是皆曰孕婦本道所忌可投之攘變公曰殺人而求活於德

不祥吾不忍也俄而風定 世宗以諸國各製字以記國語獨我國無之 御製字母二十八字名曰諺文開局禁中擇文臣撰定公獨出入內殿親承 睿裁定其五音淸濁之辨紐字諧聲之法諸儒受成而已 世宗又欲以諺字翻華音聞翰林學士黃瓚以罪配遼東命公隨朝京使入遼東見瓚質問公聞言輒解不差毫釐瓚大奇之自是往返遼東凡十三丁卯秋中重試第四人超授集賢應教庚午春翰林學士倪謙等齎 詔到國 世宗命公從遊盖欲問知中原典故且學韻語也翰林一見如舊相與唱酬稱公爲東方巨擘翰林作雪霽登樓賦公步韻和之旣還寄詩云詞賦曾

升丞宋壇爲傳名書藩朝端其見敬重如此 上
知公有經濟才欲試可特授司憲掌令屢抗章疏
極言不諱有古爭臣風俄陞爲執義辛未復入集
賢殿爲直提學壬申秋 世祖在潛邸以謝恩使
赴京薦公爲書狀官時權姦秉柄 世祖以宗英
遠邁多有戒心公艱關萬里調護 聖躬得竣事
而還癸酉春以上護軍兼知兵曹事承政院同副
承旨由右副轉右承旨冬 世祖靖難適公出外
然以公夙贊密謀 賜輸忠協策靖難功臣號手
批教書云同行萬里捨死社稷俄陞左遂陞爲都
承旨乙亥夏 世祖即位每引入卧内咨訪大議
公援引古今指陳利病 上嘉納曰若更得如卿

者一人吾何憂焉 賜同德佐翼功臣號超拜藝
文大提學封高靈君奉表如京師謝恩仍請 誥
命而還 特賜土田臧獲丙子春遷兵曹判書啓
曰我國三方受敵而海寇慓悍禦之尤難一失其
機南方未易保守 上曰卿嘗奉使備諳情僞今
悉以應接之事委卿自是專掌禮曹夏成三問獄
起逮繫數百人 命公雜治緣情詳讞全活者多
進判中樞院事兼判兵曹遷議政府右贊成兼成
均大司成俾典文衡丁丑秋改左贊成冬陞右議
政己卯夏以久雨辭職 御書不允曰予與卿同
體贊化卿若退步予何進步冬陞左議政先是野
人亟入寇 上欲征之廷議不一公獨以爲可征

規畫勝筭 上曰卿言正合我意 庚辰秋 命公
爲江原咸吉道都體察使往討之公部分將士數
道並進深入窟穴草薙禽獮大捷而還虜乘夜尾
擊營中喧呼應戰公堅卧不動召幕僚唱和口號
一絶云虜中霜落塞垣寒鐵騎縱橫百里間夜戰
未休天欲曉卧看星斗正闌干將士觀其安閑賴
以不擾其指授方略使勇㤼齊奮臨機應變使敵
不敢犯雖古名將蔑以加矣凱還 上喜深錫賚
不可勝記壬午陞領議政府事甲申以盛滿辭封
高靈君丁亥兼判禮曹戊子秋 世祖晏駕 睿
宗即位以遺命 命公入承政院參決庶務公盡
心夾輔以熙庶政冬定南怡亂 賜保社炳幾定

難翼戴功臣號己丑冬 睿宗又屢爲中外追還
國知所爲公獨建白 大王大妃曰宜亟定喪主
以安人心 大王大妃命 主上入承大統辛卯
夏 賜純誠明亮經濟弘化佐理功臣號授密符
以戀 宣召訪機變冬復拜領議政上書辭免
大王大妃下旨曰 世祖稱卿爲魏徵今忘之乎
何遽爾耶 上又宣旨曰予聞 世祖每語 睿
宗曰予與叔舟定大法必於汝時享太平矣今予
幼沖卿何固辭壬辰夏又以老病乞骸骨兼陳時
事急務剴切 上不允 命賜一還以自警省嘗
命公入史局監修 世祖睿宗實錄至是成 賜
宴慰之并 賜鞍馬表裏甲午春以災變再上書

辭職 御書批其尾慰諭懇至乙未春遣中使
賜內醞廐馬 御書諭曰今聞正朝使之言乃知
賊謀之深當初報變卿首建良策國無後悔予甚
悅之先是建州野人聲言入寇人皆謂虜常態不
足虞也公獨建議分遣助戰將士列守要害由是
賊來不得逞焉初 世祖以我國舊史疎紕 命
公撰東國通鑑值國家多事未克成書至是 上
擇命文臣就公稟承總裁以訖功且命官給饟廩
世祖又命改撰五禮儀諸儒論議不一歷三朝未
就 上命公刪定公損益古今備極情文以成不
刊之典公旁通諸國音韻手翻諸譯以進學譯者
不煩師授易以通曉又記日本女真山川要害作

地圖以進覽者手披卷道路如親履又作海東諸國紀自國王以至會首族系強弱管兵多少與夫疆域遠近風俗異同使船往來之節我國館饋之式無不備載使有司得有所考據不失交際之禮 上覽而嘉之賞賜優厚及公遘疾 上命中官內醫近侍問病遺以 御藥廚膳相接於路病革又遣承旨問後事公以國家昇平邊備疎虞啓以北方戎禦宜急措置遺命薄葬殉以書籍不作浮圖法公天性高明德宇淵深豁達之度是以有容豪宕之才是以有為其為學脫略章句務求聖賢之旨其為文剪截浮華追配古人之作居常接人温温可即而不失於禮酬世應務恢恢有餘而

不變所守議論可否通變無礙常持大體不拘小
節 世祖踐祚更新庶政公久管樞要從容將順
常諷諭以沃其心未嘗賣直以售其名 世祖益
重之中罹國家多故人心危疑公與一二大臣同
心協力上輔 聖躬下濟時艱竭誠盡瘁以登至
治長百僚典文衡以一身為國家安危者幾二十
年軍國重事紛委於前左酬右答剖決如流若不
措意人始疑其疎闊及其施行皆合機宜每朝廷
大議衆論蜂起各是己見公援古酌今折之以至
當人皆推服公領 經筵每當進講遇有切於君
德關於時政者必反覆開陳以期感悟嘗以興化
之源在崇學校勸 上幸成均館長謁先聖横經

問難以為養民之本在勸農桑蠶 上行耕籍之
禮親祀先農退與三事秉耒躬耕凡累朝未遑之
典大略舉而行之掌試十四榜得人最盛多至卿
相蓋以藻鑑之明不可欺以私耳兼判禮曹十數
年以來事大交隣為任表箋詞命皆公潤色彼此
之問情禮無盡厚往薄來得其歡心嘗曰與人交
際似易而實難惟至誠可以感動中孚之信可及
豚魚況於人乎 上引見諸方客使公承命道
宣德意周旋往復容儀可觀客人敬畏焉待朋友
以信人有一長必隨才甄拔常舉歐陽公柔可使
懦可使之言人無賢不肖顧駕馭之如何耳撫親
戚以恩雖緦袒疎屬視如子弟吉凶疾癢親加調

護早孤無依者則撫育訓誨使之成立嗚呼公久居寵利而能保其功累握權柄而不隕厥問名動中原威加殊俗功蓋一世而人無間言蓋其學問操守之力有以極其至故其發而措諸事業者卓卓如此其大也 世祖嘗曰桓公之於管仲漢祖之於張良唐宗之於魏徵子之於叔舟一也其君臣相得殆天授非人也公娶司宰副正尹景淵之女生八男一女男長澍通禮門奉禮次澥咸吉道觀察使皆先公亡次瀠黃海道觀察使次濟吏曹叅判中丙戌文科次浚兵曹叅議庚寅文科與瀞皆策勳爲佐理功臣次溥折衝行司果次泂司贍寺正中甲午文科次泌行司果女適行司猛申

命壽澍娶左議政韓明澮之女生三男曰從洽敦
寧府僉正曰從沃典牲署叅奉曰從濩魁進士試
澌娶司勇丁湖之女生二男一女男曰用灌用漑
女適司果姜鶴孫瓅娶同知中樞尹岑之女生二
女長適承仕郎鄭有綱次適務功郎洪泰孫瀞娶
厚寧君之女生二男曰永瀓務功郎曰永洪通仕
郎浚娶淸州判官柳秀昌之女生一男曰復淳泂
娶上將鄭溥之女生二男一女男曰光潤光澤泌
娶高山縣監尹三元之女生三男二女從洽娶坡
平君岩之女生二男二女從沃娶宗簿寺正李壽
雍之女生一男鶴孫生二男一女男曰永壽亨壽
公之側室生男女各一男曰潔女選入 掖庭

銘曰惟我大東表海爲邦川流嶽峙轇轕洪厖
海嶽鍾秀降爲異人異人伊何名世之臣聰明
挺特其氣浩然量包宇宙學貫人天文謨武略
王佐之才酬酢一世游刃恢恢遭時遇主展厥
猷爲剗平內訌扶植鴻基經綸贊化弘濟于時
再扶日轂升于太淸國步之蹙由我而亨百爲
之度由我以貞出將入相身佩安危德洽于民
威疊于戎歷事三朝多于嘉績措諸山河疇庸
錫爵功蓋一代位冠羣工久典文衡亦掌秩宗
禮樂明備神人以和學修教明仁義漸磨義朝
之治比隆殷周我公之業伊傳與儔德旣厚積
流慶益深天錫祚徽粤惟多男追蹤八龍難弟

難兄亦有諸孫王潤珠明聯芳桂苑齊軌雲程朱衣象笏孫家之榮咸曰子孫既多且賢由公德馨格于上玄公則近矣惟德有傳貽茲來許曷不懋旃赫世載德永孚于生斵石刻辭以告無期過者躋泪明德之思

祭文

惟靈量吞河海學貫天人智周庶物才備一身既積之厚斯發之光巍然事業郁乎文章朝廷之標民物之望歷事累朝輩英策勳際會奇遇大被寵恩位冠岩廊形圖麟閣爵有襲續在我王室予承大統實惟微末頃瞻輔臣卿在左右卿於是時為保為傅為舟楫棟樑為蓍龜藥石為鹽梅霖雨為

方圓平直牖我之昏示民以德稽我之疑瘳我之
疾正我王度立民之極佐理寡躬至有今日嗟卿
輔我多于先烈卿實周召我愧成康予方仰成前
途尚長聞卿病革我心悽楚命遣近臣顧聞一語
卿曰病間面對于宁卿不竟起我聞安所卿之云
亡有子與孫亦有典刑佳聲遠存知卿無憾我獨
傷只死生難逃幽明一理卿其有知知我如是何
天不憖奪卿之遠我失一鑑尤切傷盡侔奠一爵
庶幾歆格

領議政鄭昌孫

嗚呼乾坤淑氣轇轕不停發為三光流為風霆融
麟鳳凰慶雲景星其鍾於人最秀且靈為賢為聖

迺踐其形輔相天地彌綸大經赫矣相公應期挺
生奇偉不常鳴世之英量包宇宙學洞今昔帝德
王功文謨武略以博其聞以崇其德發而為用措
諸事業適際時艱陽九之厄叶贊真人亨屯拯溺
再造王家多于茂績指擔山河與同休戚兩扶日
馭躋于璇極扶顛定危妥如盤石四盡雲臺累踐
台司正笏立朝百寮是師訏謨遠猷明若蓍龜潤
色王猷文章灝噩折衝千里夷狄震疊身都將相
獨佩安危廿有餘年治極陰濟自東方來世有公
卿如公之業夫孰與京惟國惟民倚如柱石胡不
憖遺遽就窀穸訃聞輟朝鑒亡是惜民不相杵嘆
其無祿矧伊吾儕同擢制科玉署相從朝夕切磋

功名之就雖愧於公管鮑知心庶幾進戒今其永
遠天邑故鳥哭望殞惟有涕如泉恭奠一酌以叙
哀忱英靈不昧庶幾來歆

永山府院君金守溫

嗚呼相公鍾天地之間氣應邦家之運昌天挺人
豪蓋世之材文德武略經國之良當世宗朝蒙眷
注之不淺逮世祖際會擢置於岩廊受九重之隆
委總百官而為長朝廷大政公為紀綱軍務緩急
公起否臧奸權釁而社稷幾危則談笑而置之康
莊夷狄擾而邊圉孔棘則敵愾而仗干戚揚霽扶
日轂如姬家之周召三定大難似漢室之蕭張聽
國政坐廟堂出將入相餘二十霜禮樂以之制作

洽道以之贊襄歷事五朝寵渥之篤予眷倚敘彙
職調停之化日張德如蒼海包乎江淮河漢與曲
諸循在太山紀乎鍾彝竹帛與太常卓矣國家柱
石展也吾道棟樑若夫幼有壯志弘矣四方使萬
里之海國駕一葉之飛艎掉三寸舌爲千乘立
扶桑之絕域觀日馭之蒼涼非窮河源之博望卽
探禹穴之子長欽我皇明撫有八紘致治之盛遭
于虞唐雍雍玉帛濟濟衣裳公膺殿下之命得覲
天子之光博考中原文獻之典齒列上朝縉紳之
行翰林主人爲其伴玉堂金馬遊其庠觀會通而
酌損益改法度而修典章音韻之雜字決之許遂
使大東之文雅追三代而洋洋抑又洽洞理窟馳

騁詞場高文大册之傳播弘辭奧論之敷敭玉佩瓊琚之篇或擬諸昌黎韓子布帛菽粟之賦或方諸廬陵歐陽是一世之公論倘非公其孰當甚樽櫟散才山斗是昂叨登進十之榜公作壯元之郎遊宦一百餘名終始四十年強何人不蒙洪造之恩何人不仰盛德之芳[illegible]之也溫容無虛席待之以犯怨無宿藏人人爭先而快覩如景星之與鳳凰嗚呼噫嘻何蒼天之不憖使哲人其云亡欲上扣於巫咸忱神理之茫茫要之公之高名垂永世而不泯公之偉績鏤金石而不僵公之精神氣槩與日月星辰風雨雷霆相上下而弥彰然則夫我何嗟夫我何傷聊將情素於斯文冀一酌兮椒漿

英靈不昧庶幾來享

禮曹判書李承召

海岳流峙日星昭回扶輿磅礴乃生大材德行之美學問之雄冠冕一代鳴于大東濟時之屯中興王室伊周相業方邵之烈登翼王度庶政惟熙經營四方威疊變亮弼扶日轂廳手穹蒼建白決策公寔贊襄歷事三朝身係安危秉鈞黃閣百僚師師提衡文苑多士瞻依黼黻王猷潤色絲綸經世之略華國之文兼領春官羽翼朝儀交隣事大咸中厥宜日域鼉鄉王靈四暢邦家之光萬民之望天胡不慭遽尒騎箕縉紳相吊邦瘁是悲當宁興哀嘆亡蓍龜嗚呼我民如失爺爺彼蒼者天曷其

奈何帶礪之勳德澤之深光于竹帛在于民心不亡者存公何恨焉但以吾儕曲被恩憐慟悼之私有泪如泉哭望殯帷恭奠一酌侑以哀詞庶紆款格

西河君任元濬

星辰毓精河嶽鍾秀道德文章播於人口勳名事業信史傳後縱復列陳掛一遺九獨念鄙生受知最厚恩深眷愛義隆師友瞻山仰斗卅載之久云胡一夕永言相負使公六旬天不畀壽使公不滿邦乃有咎匪我私痛舉酒奔走奠靈凜凜我抑稽首謹奠一斝庶幾其右

咸從君魚世謙

惟靈天縱挺豪岳降生申才高人傑望隆席珍英騰茂實絶類離羣摶擊鵾鵬際會風雲左顧右眄舒手信足羽翼王道股肱元首股肱伊何公可同德謨謀協輔弘我大業羽翼伊何公乃阿衡經綸贊襄際玆大平四朝帶礪再領岩廊百僚之式萬民所望貴極黃扉年尚黑頭風馳殊俗聲振中州安危所係裴郭是期拜家之慶壽考則宜天其不吊人其無祜云胡微恙遽爾莫救白日晦暝烏覩清明黃鍾煙藹曷聞音律龍亡鳳逝孰爲瑞世哲蓍焚龜亡何所稽疑玉碎珠沉美貫千金楫斷舟[illegible]焉涉大川杞梓榛路誰支厦屋山斗頹喪人將安仰吾儕小人世涵大造匪曰通家不遺舊好每賜

恩憐如子祖考時借色笑莫非指道洋洋典刑燁
燁文藻泰山嵓嵓秋陽皜皜璞玉渾金幽蘭勁草
風儀尚宛天奪何早頓予小子方疾酷罰重承哀
訃曷任殞絶心迷私悰禮阻徃哭哉經日居長抱
荼毒無父何怙䖍公疇依敢濺血誠伻奠菲儀上
為國慟下哭吾私英靈如在歆我一巵

吏曹叅判李坡

伏以高靈維嶽磅礴蜿蜒孕扶輿淑清之氣而鍾
乎公之精神器宇山涵靈臺天開襲人和氣如坐
春風處事英斷如發硎刀其聞望粲然珪璋其文
章昭回雲漢而其身乘仙查聘日出之邦唾落珠
璣手揮韓鉞討氊裘之域迅掃烟塵口含使命朝

天子之庭才爭專對此公名聞天子者也若其炳
禍機靖大難扶日轂整乾坤扛山河之擔勒鍾鼎
之勳六朝弼亮一德格天則功在社稷矣何民之
無祿而天不之憖奄一去而莫追慨九泉之永隔
嗚呼哀哉吾輩無似得寅緣出入門下陪杖屨而
聞緒餘蓋亦有年為國慟而哭吾私倍萬恒情祇
奠菲薄以寓一哀

副提學孫舜孝

嗚呼 世宗在位三十三年畦而種之所得皆賢
既歷三世悉為名臣今如晨星存者幾人孰如我
公光明俊偉來對休運為世輔棐無清屯難垂紳
正笏功被社稷等夷召畢公坐廟堂總持紀律爰

有沿革論起如蜂公徐一言翕然以從事已而默
終日斂躬若無所與莫惻胷中但見百僚進退以
功但見萬方慕義趨風但見田野年穀以豐朝廷
益尊勳業益隆殊尤寵錫限耀無窮人亦有言孰
不搢紳惟公秉國泰道日新公於餘事煥乎有文
如古寶器如時慶雲片言隻字獲者懽欣愛養英
才奬勸後學甄拔寒素振興滯屈惟公平生弘含
溥博內外洞澈終始若一宜其昊天俾壽而康曷
不爲仁降禍非常兩楹入夢中台圻光歲值龍蛇
遽尓云亡知與不知孰不沾裳嗚呼哀哉天乎地
乎胡至於斯蓍龜去矣國何決疑泰山頹矣學者
何師言念至此不勝悲顧惟某等俱受厚知拜公

堂下景行行止哭公靈帷痛悼曷已嗚呼痛哉

開城留守李苒

惟公光嶽之精瑚璉之器文章之富道德之備措諸事業赫赫嵬嵬國倚柱石人信蓍龜公之一身邦之安危公之一心民之休戚公之豐功偉烈煥然銘彝鼎而垂竹帛所謂社稷之臣矣可以名言哉何不豫之云迫忽泰山之其頹九重軫不慭之念百僚興云亡之悲況陪從之獲久寧痛毒之有涯相別幾時至此永違笑語爲別慟哭來門藏棺繐帷音容莫聞既爲國慟又泣吾私聊陳薄奠詎盡哀思

挽章

蓬原鄭昌孫

早年攀附際明良將相宏才歷廟堂圖畫雲臺衮
翊戴扶持日轂上穹蒼累朝勳業誰能並餘事文
章獨擅場魏鑒忽亡今已矣那堪為君倍悲傷
天挺人豪間世雄遭逢列祖盡孤忠運籌帷幄謀
猷密調鼎岩廊洽化陰扶節東溟宣威德蒐兵北
塞定戎功從誰復見經綸手執紼都門泪洒風

上黨韓明澮

維嶽還申降周楨更後身雄吞胸夢澤和有腳陽
春丕子風騷祖薑生經術淳聘東日域遠觀上國
光頻燭禍芟芽孽育屯翊聖神乾坤歸整頓民物
入陶鈞相業蕭曹並將壇衛霍鄰出師持紀律討
虜靜烟塵三代山河舊六朝社稷臣鹽梅調鼎鼐

門戶列簪紳通鑒方開局編摩未獲麟天胡文欲
喪厄在巳之辰一夜台星隕九原梓樹新鶯呼知
我慟懸數復誰親座上嗟虛位朝端奈乏人同功
仍一體舊好也聯姻哭送松山路靈輀泪滿巾

永山金守溫

天降斯人佐我邦氣呑雲夢霈河江經綸大業風
雲蔚制作皇朝禮樂厖功重兩朝山莫並文雄百
代筆無雙煌煌千古乘無極勤在鍾彝詎敢攙
少日才名入泮宮丈夫惟我少年公詩書能業三
冬後尒汝襟期十載中廊廟位崇雖越絕酒樽歡
合幾從容白頭話盡平生事一哭蒼茫立曉風

河東鄭麟趾

長安紫陌共鳴珂自少情親到鬢皤元帥朔方平
虜塞孤舟東海壓鯨波山河帶礪連三世道德文
章入四科再領廟堂承委寄忍聞薤露一聲歌

坡平尹弼商

文章經濟兩無倫功重勞多社稷臣落落胸襟寬
似海汪汪談笑靄如春榮家八子皆邦傑扶桓諸
孫總席珎已矣泰山無所仰慟將雙泪洒清晨

益城洪應

文武全材荷主知經綸相業濟時危曾聞嵩嶽生
申伯何遽皇天奪右師宿德於誰稱柱石稽疑無
處問蓍龜太山北斗終安仰萬里新阡獨可悲
門下優容待出身階遊鑾殿日相親先生道德横

天地兒子聲名動縉紳一佩安危謨克壯多年燮理鬢還新居然物化成丘隴東望佳城泪滿巾

宣城盧思慎

挺世英雄爲應期六朝培植大平基泰山勳業海東冠華國文章天下知出將威名董方召陳謨氣像藹臯夔聖君政倚調元手天奪其如不憖遺後生向我亦人倚濫厠明公結立知先代替會叨騰過廟堂今復許陪追自期合舉藍輿耳誰料還題薤曲爲腸斷共刑難再見松山斷隴草離離

達城徐居正

乾坤鍾秀氣星嶽降英靈一代爭公論五朝秉國衡岀廊重入相麟閣四圖形勳業眞如此煌煌有

汗青
光陵誕上聖大運屬中興漢主思元亮唐宗倚魏
徵乾坤扶傾蓋日月佐明昇廿六功臣字前編見
未曾
聖主風雲會元臣桂石材胡然亡一鑒遽爾落三
台金匱紬書畢玉樓記已催山河應帶礪終始極
榮衰
少年叨兩榜十載共金鑾久下陳蕃榻頻彈貢禹
冠敢忘傳鉢語長抱絶絃嘆隨盡情鍾淚空梁月
色寒

陽川許琮

優游人世了前緣鸞鶴相將返九天詩售幾金傳

海國功垂萬古鎭爀然光風霽月終無迹流水高山已絶絃落日西園無限意忍看喬木著秋烟

嵬然幾歲壓簪班此日衣冠盡悴顔經濟邦家歸掌上栽培桃李滿人間功名似入槐安國秀氣終還華嶽山元凱今爲六君子風流想見泪潸潸

昌寧曺錫文

光嶽千年稟性靈鍉岑鍾秀應時生胷中粲粲羅星斗腹裏堂堂幾甲兵黃閣調羹勳燮理雲臺畫像煥丹青人間五福應無儷況復兒孫有典刑

延城李石亨

維嶽生賢甫及申天教治世命斯人勳高帶礪三朝老道大經綸廿載春不爲聖明遺碩輔空將怨

悵問蒼旻欲知德業垂無盡看取昭昭史筆新

西河任元濬

天意由來眷聖明篤生豪傑佐隆平文章快覩爲
時用德望端宜秉國成位冠百寮承寵澤功高一
代擅榮名忽騎箕尾還霄漢多少都人淚若傾

夏山成任

堂堂俊傑應昌期勳業從來出等夷帆擧東溟通
國信旗飜朔野振天威累朝寵眷蒙三接前席籌
謨擅一時梁棟忽傾人事改蒼生失望士林悲

陽城李承召

天生真主濟時紛必賚元臣贊大勳身作虹樑支
大廈手傾銀漢洗妖氛格天功德追伊傅華國文

章擬典墳四袁淩烟俱第一煌煌偉烈照無垠
巨主相逢大有爲國安盤石世雍熙山河漢業歸
三傑禮樂虞朝在一夔出入宣勞兼將相安危定
策作蓍龜扶持正學明王敎盛德高風百世師
海嶽崇深氣渾雄牢籠宇宙入寬胸入柱擎天高
紫極六龍扶日上蒼穹北學中原開大道東遊外
國見殊風三朝將相經綸業天地淸寧叙九功
黑頭當日入巖廊憂國年來兩鬢霜袞袞公侯知
積善堂堂門閥永流芳星官怨報三台拆宸極還
悲一鑒亡楫帳遥連數十里傾都車馬擁如墻

我 先祖文忠公保閑齋先生文集四册當成
化丁未
成廟特命登梓廣其傳焉徐四佳洪益城佔畢齋
任西河金子固爲之序叙當時
聖祖眷遇之隆諸賢發顯之盛爲如何哉篆緣一百
五十有八載之間屢經兵燹文籍放逸未有存
者不肖孫沨自知挾筴求諸貯書家僅得其半
而猶恨未全幸以餘慶忝守是邑邑是文士冀
北諮訪於延接之際果獲完帙令復鋟之以圖
不朽者豈特賁飾 先祖之咳唾實爲贊揚
成廟之遺旨也遂鳩財賃工卒克成就焉嗚呼吾
先祖德業文章鍾鼎國乘梗槩家牒固非不肖

孫所敢容簪者而至若操心謹身勤學居家居官教女六條家訓貽載於文稿之中則其垂戒後裔使之謹飭之意至矣盡矣如吾不肖纔未體行於身敢不勉勗於心乎噫平生所願得者得於是刋於是亦豈數也耶故茲不揆僭竊略叙顛末如右

崇禎甲申端陽下澣七代孫通訓大夫行榮川郡守申渢拜盥校

補遺

題巖軒書帖後

先君生長全羅道南原之壺村總角學書於寶蓮法老法主喜書畫頗能之士族子弟之居村者多往師之法主知先君之資質異常愛而重之定日則導引先君之指畫其腹上習為字遂以所得晋帖及雪菴大字付先君曰操管須直毋側常令筆鋒當畫之中然後字畫圓正先君年十三赴鄉校適監司入府試諸生經義先君為第一及唱名監司見年甚幼疑借述召至前命題呼韻走筆為詩先君援筆即成詞意崢嶸筆勢從橫傍若無人監司與左右大驚多與紙墨賞之將饋諸生酒乃令

随量各持飲罷而入諸生持小者持盞大者持椀
入而齒坐先君居末獨持大鉢監司意多得酒欲
以遺人又召至前飲之先君一吸盡鉢監司曰能
再手曰安敢辭又與一鉢亦一吸而盡畧無酒容
益大異之自是業日進遂一擧登第乃以文筆立
朝爲世所宗然每自謙抑不敢以書法許人故世
罕得其眞蹟家亦無所畜先君與魚先生先君提
學公有密契故兩家子孫世與之交不墜魚先生
今以我先君手跡見還叔舟得之喜即爲粧䌌帖
魚先生題封手簡于初面畧記首尾于後以付溥
付必於溥以溥筆格似有所就其繼先業也倘或
有望焉耳魚先生諱孝瞻初諱孝忠提學諱變甲

有節行 世宗大王新設集賢殿與我先君俱選
入顧遇方隆時我先祖猶居閑于南原提學老親
在嶺南每約棄官歸養提學一朝先請解任就養
嶺南我先祖俄徵拜大諫先君得日侍左右嘗寄
書提學云人生得意無南北時人傳誦
書帖首題蘭亭次題西銘末題歸去來辭乃家
樂壬寅為魚孝忠書者也
魚之題封手簡曰先生書法豪邁絶倫真草
行三體俱全雖高門未為若此帖之明備者
也況他人十襲豈若子孫之珍藏也哉故今
謹封還

保閑齋集補遺終

元劉事業時無取姚宋篇章世不知兼備之難自古紀之矣若我東 保閑申文忠公將相勲業出入勤勞不啻班于姚宋則其於元劉之藝宜若有所掩而不彰亦似有所重而不專而 公越從科場早踐館閣層龍倚馬之譽號為八文士之冠暨遭遇

光陵継河東東文衡則同時英俊莫之或先到今百餘年來文苑之傳與麟閣之賛俱彛不朽吁盛矣哉古未嘗有也然 公以全材遂學藝爲辭令歌頌以之斧藻太平不期文而自文豈比騷人韻士不平而鳴徒騁奇衒巧夸俗而為耀者哉 公啓慶詒後軒駟圭璋之襲甲于本朝迄今未艾七

代孫渢方守榮川郡復以全稿入梓其傳當益無
窮不佞先祖於　公宗胄舊有交獻通家之契故
樂聞斯役而為之附說其後以副使君之請若其
評贊揚抗之辭則前人之述備矣茲不復贅乙酉
孟秋資憲大夫行義興衛護軍兼弘文館大提學
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同知　經筵春秋館
事德水後人李植謹跋

大唐壬寅冬在竹溪郎
書于龜城